

自由！

目錄

簡介

1. 理念

- I. 自由
- II. 政府
- III. 中央集權
- IV. 產權
- V. 自願主義

2. 權力的簡史

- I. 政府流氓的演變
- II. 愛國主義
- III. 宣導
- IV. 政府對技術

3. 戰爭

- I. 損害自由的最大罪行
- II. 從軍
- III. 戰爭的動機
- IV. 干預的隔離
- V. 外來援助
- VI. 反恐戰爭
- VII. 真正的安全

4. 個人安全

- I. 生命是脆弱的
- II. 正義
- III. 警察國家
- IV. 法院
- V. 監禁
- VI. 自我防備
- VII. 性侵犯

5. 稅收

- I. 稅收是盜竊
- II. 貨幣銀行盜竊
- III. 為什麼這麼複雜？
- IV. 土地盜竊及物業稅
- V. 兩代之間的兒童虐待

6. 經濟學

- I. 理想的自由貿易
- II. 金錢
- III. 企業和工會
- IV. 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
- V. 的排斥和抵制
- VI. 一切都是經濟學

7. 其他破壞性流氓

- I. 學育制度
- II. 醫療保健
- III. 福利
- IV. 禁令

- V. 環境保護
- VI. 知識產權

8. 政府與愛

- I. 性別、婚姻、與家庭
- II. 兒童權利
- III. 育兒的演變
- IV. 欺凌
- V. 種族歧視

9. 真正的個人自由

- I. 情緒奴隸
- II. 健康自由
- III. 工作自由
- IV. 幸福帶來自由

10. 自由的未來

- I. 漸近線
- II. 互聯網的影響
- III. 範式轉換
- IV. 教育、運動、及阿哥拉主義
- V. 本地化
- VI. 這是一場革命？

後記

關於作者

簡介

現在正處於令人驚訝的時代。人類的經驗像從前一樣是豐富和令人愉快的，每天承載著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承諾。不是每個人都認同這樣的說法，但就整體而言，「有團隊精神的人」做得非常好。我們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值得停下來欣賞一下。但目前的路徑是不可持續的。各國政府正將財富從窮人轉移到富人，並比以往更甚。我們正在迅速接近一個地步——我們必須適應或滅亡。短期歷史觀點傾向悲觀。我們可以看到惡戰勝了善使近期的步伐有點後退，或者至少是轉向成自相殘殺。他們僅僅是在二進一退很長一段發展中的幾步後退。

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不會只因我們被說服是自由的而存在。當我們被徹底地洗腦，把「自由」定義為政府授予的特權，而不是作為一種普遍的道德原則，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不會存在。然而，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當我們學會如何更好地維護自我所有權，全球的範式就會改變。

我們都知道自由令生命更好——一個人的遭遇，比起我們不能堅持自己的意願，被外來力量限制我們的選擇沒有太大意義。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過著被別人法規／規則主宰的生活。許多人仍然生活在戰爭的死亡威脅下。雖然有人些做得比較好，擁有大量的個人財富和自主性，但很多人不是這樣。由於世界各地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即使是那些表現不俗的人，他們也生活在一個不太有活力和健全的環境。

任何暴力行為或個人之間的暴力威脅意味着對別人自由的侵犯。當前中央集權模式的巨大錯覺是政府能有價值地減少暴力。政府是當今世界暴力的最大成因。他們是強制性的壟斷者，只有民眾支持的假象。他們所做的一切是基於一個假定的權力，以槍指向那些和平行事的人。

我們很多人都依賴政府，因她在社會中佔有很大角色，可以說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得益。這不代表利益使成本合理化，而大多數人都因政府而出現了淨虧損。即使我們被說服，大多數人從政府得到淨收益，我們總是可以在不使用暴力下做得更好。

自由是不受別人的威脅、在你的權利下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就是這樣簡單。你擁有你自己。沒有人能聲稱擁有你甚至部分所有權，而不侵犯你的權利。通過廢除中央集權，我們將達到一個沒有淒慘受害者和悲慘施害者的世界。我們將可創造一個世界，而其中所有關係都與武力和脅迫無關。

理念

I. 自由

自由是當沒有人強加他們的意志於你身上時你所擁有的。每個人固有地認知到這是一種好東西，因為我們都珍惜下決定的權力。我們都珍惜能在不受威脅下做決定。不幸的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用時間來思考自由的確切性質和普遍不可否認的原則基礎。把這些原則應用到大議題時可能會複雜，但自由的概念則不會。當持續地應用時，它把達至一個更加和諧社會的道路表明出來。

如果某人加諸他的意念於我們時，很明顯地，我們並不自由。所以，不把自由想像成一種物質，反而想像成：在不強迫其他人意願的和諧社會的一個理想狀態，也許有一定幫助。違反自由就是攻擊一個特定的受害者，殺害、偷竊財物、人身侵犯來威脅令他的意志被強行阻礙。

自我所有權是人類本性的一個組成部分。你擁有你自己。你擁有你的身體。你擁有你的勞動力。對於其他任何主張，就是試圖限制你的自由，或讓你成為奴隸。因為你擁有你自己，別人發起武力攻擊你或你的財產是錯誤的。接受這個簡單的事實是一個自由與和平社會的基礎。這種普遍的互不侵犯原則適用於每個人，所以殺害、傷害、毆打、竊取、或威脅他人都是錯誤的。任何人直接侵犯他人、支持他人的侵犯、或者代別人侵犯他人，都令我們不能透過，在自由中進行和諧、互惠互利的交易來達到我們的潛力。

II. 政府

很少人（甚至公務員）曾經花時間來思考政府的準確定義。政府逃脫了他們所做的，因為他們的真正本質被宣傳掩蓋了。大多數的定義所描述的「政府」是管治的人，但管治的基礎始終是進行武力威脅。政府擁有的權力是獨一無二的，因它被認為是以暴力或脅迫手段對待愛好和平的人民的許可證。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它，因政府是以武力來管治的。

為政府辯護的人聲稱，政府做一些個人永遠不會被允許做的事情是可以接受的。這解釋了為何政府想出了一些特別的字詞來掩蓋他們真正所做的。戰爭是一場大屠殺。如果一個人行凶，這是一種犯罪行為，他們應該面對後果。但如果那個人的行凶是一個大規模有組織的活動其中一部分，他們可能會得到獎賞稱讚。稅收是盜竊。如果一個人因你不給他收入的一半而綁架你，他要去坐牢。但是，如果有人以政府的名義這樣對待你，他們會因作為稅吏得到不錯的薪金。沒有任何解釋能使這些行動改變他們從根本上不道德的性質。任何關於「君權神授」、「人民的意志」、或「法治」能辯護不道德的行為。對政府來說暴力執法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沒有了暴力，他們的威脅將毫無意義。

如果說政府的是建於不道德，並不是說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他們經常聲稱壟斷者在社會中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好像幫助窮人和保護自然資源等。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功能交給那些跟發動戰爭是同一樣的人，窮人會活得更好，環境會得到更好的保護。甚至當政府把金錢交給有需要的人，它要首先把金錢從別人手中搶走。沒有高尚的行為可以開脫盜竊的罪，正如政府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

政府從根本上不道德的，因為它是建立在侵犯個人權利之上。雖然我們取得了進展，但一直並不是因為政府，儘管政府的存在。作為自由、美麗、獨立的人類，我們擁有自己，並不要讓任何人以其他說法教導我們。自治是我們應得的。負責我們自己的生活是我們應得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用武力控制別人，即使他們聲稱擁有大多數人在它們背後支持。

這可能是因為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通過某些有效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軟弱，我們支持一些制度化的暴力，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我們可能一直被說服為政府是一個「必要的惡」，但因為說服總是比脅迫更有用，不可避免地我們將使其成為不必要的。

政府就像癌症。少政府比更多的政府更好，正如少一些癌症比更多癌症好，但只要它存在，就是一種威脅。只要社會接受這個想法：武力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對暴力的唯一限制是執法者不能被說服做。政府今天可以被描述為一個全球性腫瘤。雖然它可以在本地根除，但只有當它被完全抑制，我們才會是安全的。

政府是管制。政府是剝削。政府勒索保護費。政府是混亂、暴力和衝突！政府是一個「很好的」想法，這將強迫加於我們。政府是一群人在一個特定地區以武力宣稱壟斷的地位。政府是我們最壞的控制支配和剝削他人以武力慾望的制度化。政府反映了我們對壓迫的容忍，而我們打敗他們需要做的，是要求自治。

III. 中央集權

依賴於受害人參與的控制系統地反映我們的思維方式。如果我們相信，一個有權掌控我們、強大中央權威是必要的，我們的政府便會是這樣的。尋求和抵禦管制一直是生活的一部分，但隨著時間，我們要求更多自治。我們從接受粗暴奴隸制和農奴制，轉成要求在「參與性」的政府中有一些角色。中央集權是一種轉向以組織武力來解決問題的意識形態，而這些問題通過和平說服較易解決。

當考慮到多少武力和暴力塑造了我們的命運，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央集權是如此具有誘惑力。你關心窮人？要保護環境？關心國家安全？推崇一個擁有免費教育的社會？政府希望，你沒有批判性思維

地認為，你已經通過投票和支付稅金，為重要的社會議題已經盡了自己的努力。暴力威脅使政府壟斷者和其他有組織犯罪跟自願組織截然不同。即使是好的事情，也是用脅迫來達到的。

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當我們要求更多自治時，政府的流氓已經調整了。曾有一個時期，人們接受無論是誰只要可以拿起最大的石頭就可以掌權。然後，我們不得不相信一個國王或王后的神授君權。之後，我們需要投票才滿足。這種流氓將會利潤豐厚直至我們看清這究竟是什麼。當我們要求自治而不是參與被稱為民主的反對派時，這種流氓將變得不可能。

如果某人做了某事是不對的，那為何當 51% 的選民同意僱人來為他們做時會變得可以接受？民主不是自由。當完全實踐了這樣的理想，民主頂多是大多數人想出一個藉口，強加自己的意願給少數人。更多的時候，它是一個完全虛假的藉口，作為強大的一方來盡可能地剝削我們其餘的人，而不會創造出他們控制不了的不滿。民主亦方便地給不滿提供了一個虛假的發洩方法——下屆選舉承諾的「□□□」

當人們要求勒索保護費時，他們便會得到。不論名稱為何，或用任何的虛假意識形態來辯解，政府是建基於把想法強加於人。中央集權制當今主流範式，因我們大多數人都對它的真實本質不承認或一無所知。對政府的依賴，使當我們考慮一些新的東西時感到可怕。當我們有足夠的人明白自由的理念，並轉向以協作而不是以武力解決問題時，中央集權的模式就會過去，在它被迅速廢止之前，政府流氓可以被看出來到底是什麼。

IV. 產權

要否認你擁有自己，需要嚴重扭曲的邏輯和低自我價值感。主張這種謬誤的舉動證明了這一點是錯的，因為自我表達的行為是一個自我擁有權的行使！比自我擁有權少的任何主張是一種苦役。所有的權利概念都來自自我擁有權。你的自我擁有權是他人認同你控制自己的權利。如果你不主張控制有價值的東西，別人就會代勞。如果沒有自我擁有權的主張，就沒有自由。

自我擁有權表示你擁有言論自由，因為你擁有你自己的聲音，你想說甚麼都可以。如果有人因你的言論而對你毆打、偷盜或監禁，他們不只是違反你的言論自由，更是侵犯你的自我擁有權，因為他們不喜歡你所說的。自我擁有權代表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因為迫某人說話代表使用威脅來控制他們的財產。自我所有權，是指你的身體是你獨特性的一種表現、有意識的選擇，是沒有人可以從你身上拿走的。

因為你擁有你自己，你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你打破了別人的東西，你便欠了別人使這東西完整必要的東西。這也代表你擁有並要為你所製造的東西負責。如果你結合自然資源和自己的勞力來製造一些有用的物品，你擁有控制這物品的權力。你可以摧毀它，使用它，交易它，或者把它送給別人。這種對自身財產簡單的框架已經有潛力來解決很多重要的爭端。

要令自然資源完美平均分配給所有人是不可能的，但一個尊重個人權利的社會，限制任何人取得未被使用的資源是不對的。所以，破壞其他人可以使用或享受的自然資源的污染行為是錯的。獲取土地而令它不被使用是錯的。限制能善用自然資源的人取得自然資源是錯誤的。

即如你有權力為自己辯護並決定怎樣辯護，你有權力分配相對價值給你的財產和決定如何保衛它。在中央集權的當前模式，很多政府都把這些選擇拿走。不論你是否喜歡，你收入的一部分會用來支持一個基於財產不公義和腐敗的系統。對財產原則徹底的尊重，是對一個自由、樂意合作和和平社會必不可少的。

大多數衝突都圍繞著財產糾紛。這些糾紛有時是基於混亂或真誠的分歧，但更多的是基於對財產的擁有權作不正確聲稱。這些聲稱都是來自於政府的，經常聲稱他們或他們所代表的集體，擁有你的收入或你的身體。政府還有助於實施所有類型的假產權結構，以服務超級富豪的利益。通過混淆簡單的產權概念，政府已經能夠通過從貧到富將財產轉移，來犯下無盡的不正義。正義需要一個關於產權的堅實基礎。

V. 自願主義

在自我擁有權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建立一套基於產權和互不侵犯原則的司法體系。從這種意義上的司法，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自由的社會將是一個只有關係而沒有武力和脅迫。理想的情況是一個沒有暴力控制的社會，因而沒有像我們稱之為「政府」的東西。這種理想的社會是自願的。

當所有關係都是自願時，這代表我們經由選擇進入與別人的交流中。我們選擇與他們交流是基於對我們最好的利益，而不是別人選擇給我們的。當我們的權利受到侵犯，我們失去了一些選擇。當政府說你不能做甚麼，這表示如果你做了那些事情，將對你使用武力。當我們還可以享受很大程度的獨立決策，我們生活中每一個範疇受到武力威脅的影響。

自我擁有權不只是指你擁有你自己，但更是每一個人擁有他們自己。確保我們的自我擁有權得到尊重，最好的方法是尊重別人的權利。幸運地，我們大多數人都認識並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這道理。甚至包括政府的官員，較少人是直接地通過盜竊和謀殺來維持生計。不幸地，社會傾向給政府機構開

拓出一個特殊的道德豁免區。當我們學到「不要襲擊」和平「不要偷竊」，都不能豁免「除非你正在為政府做事。」當我們學到不要殺人，都不能豁免「除非一個政治家說這是可以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因違反某人的權利而變成可能。

因為人們容易發生人與人之間的暴力，絕對理想下的純自願社會未必可行。可能有一個真正自由和自願的世界，但當為受害者的原因有人被拳打在臉上時，這世界不是十分自由！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爭取更多的自由和和平的社會，或大力消除暴力的入侵。

我現正生活在人類歷史上一個最和平的時代。現在，我們比從前更難地從他人遭受暴力。這是一件美好且值得慶祝的事。試想像如果我們的祖先活在其他類人的相對恐懼中，生活會有多困難！試想像在信任程度低時，交易及合作將變得多困難。不幸地，今天各國政府更大程度地取代了我們基於假恐懼的不信任，並且我們的生活比從前更大地被武力所管治。

在一個沒有政府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強迫而來的關係是罕見例外的情況)，信任程度高，個人的權利受到尊重，合作的環境也是最理想的。只有在這情況每一個人才能發揮出他們的潛力。每當我們不尊重別人的自我擁有權時，我們的潛力會減弱。每一武力的威脅都限制了選擇。每一個暴力的行動都阻礙人性。對我們都應該遏止強迫關係來努力邁向自由的社會的認識稱為自願主義。

2. 權力簡史

1. 政府流氓的演變

當人類生產出過於生活所需時，就值得好好剝削他們。要明白政府和人際間的暴力的來源，我們要返回大自然的狀態，甚至更早——我們的生物源頭。我們一直都以控制身邊的世界，包括其他人來達到目的。大多數人類的關係都是合作性和不暴力的，但以武力來控制別人的渴望，是由最初的偷竊，演化至近代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政府。

如果政府的定義是以武力統治，在沒有政府下，我們可能不曾感受過自然的狀態。在一些原始的部落人們要接受由最強壯的人掌權。可能對那個別的人來說接受這種系統對他們最好，因為要挑戰它代表要被孤立，或更壞的情況，受傷或被殺。

因為我們是群體生物，我們建立了一套複雜的語言讓我們能溝通和協調。忽然，能舉起最大石頭的人不一定是掌權的人。那個人是最好的獵人——能有效地帶領一個協調的力量的人。這力量需要溝通和合作。那些最好的獵人開始稱呼他們為猶長。第一個可能組成現代政府的持續的流氓開始成形。

科技在社會秩序形成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因為它確定什麼生產能力可以被剝削。在語言和工具出現之前，人們只可以收取相對他們需要些少的東西。隨著狩獵工具的發明，經常地出現多出的食物，可以把創意能量空出來用作其他生產，以及作其他行動。隨著農業的發展，人們可以生產過於他們所需的糧食，及支持多種類的勞工，包括獨特的「政府水蛭」。

隨著工業的興起，個人的生產力大大提升，因此社會整體支持完全沒有生產力的人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如果政府把原始農民只能勉強支撐生活的人收入的一半拿走，他們所有人都會死亡或反抗如此大規模的偷竊。但如果政府把再代工業工人可以養活十個家庭的薪金一半拿去，然後說服他們這是為他們著想，他們甚至會投票支持加稅。更壞的是，甚至他們會投票，給代表相同的發起人盜取他們稍微少一點的其他政治家。

當我們人均生產力變高時，我們的教育水平變得更高，我們更在意政府。因此，政府利用了教育和大眾傳媒使我們認為此等流氓是必須、甚至是有益的，但教育效果正在下降。我們已開始要求對自己的決定有更多的控制，不讓我們的生活被搶劫或侮辱。

政府的歷史一直由兩個弧定義出來：我們對偷竊容忍度的發展，和對生活不需被偷竊的醒覺。第一個弧會繼續與科技幾何級數的增長，但第二個弧會最終追過第一個弧。這將會在現代參與性民主社會的發展中體現出來。在眾多政府模式中，這是在達至真正自由社會前最後一種模式。

長遠歷史提供了自治發展的一個鼓舞人心的故事。如果我們看現在的時期，我們可能看到這是一段為民主奮鬥的期間。強行他人來為「平等參與」而戰，會令我們不能達到社會更大尊重自我擁有權的目標。民主是一條假裝我們都是平等的奴隸主人的道路。現實總是會遠遠比民主承諾的冠軍少，因為這是基於一個根本地不道德的理想。沒有人有權去強迫任何人接受一個領袖，也沒有大多數人授權任何領袖去使用武力對付任何人。

民主是大多數超級富豪對所有人作任何事的辯護。民主為他們能夠隨心所欲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掩護，因為民主讓他們說他們根據「人民的意願」行事。這導致今天的官僚機構，使它看起來好像我們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受到政府影響。更準確地說，是受控於暴力的威脅。然而，透過投票而有分參與的錯覺讓我們不再要求更多。

因為我們務實的生物，我們如果連吃也沒有得吃，我們不會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我們對這流氓的進展演變已經習以為常。當生產力提高後、政府壯大後，自治的需求正在加速，民主的錯覺不能滿足這需求。歷史上大型的革命令流氓變得困難，甚至有時行不通，但當只有在全球模式轉變到自由，我們才可一勞永逸地攔住言流氓。

當社會進步，我們保留我們的原始本能。我們是一種社區物種，不是依彼此賴別，而是依賴於合作來維持我們的生活水平，並提高我們的生存和繁殖的機會。因為合作是優越於威脅，我們不斷地發展出更好的方法來組成我們的社會來促進合作。現代政府的年代代表著這過程重要的一步，但這絕對不是最後的一步。基於自由的新模式的採納，將很快地使有組織的剝削可笑地淘汰。

II. 愛國主義

人們一直都會從跟團體的聯繫而所衍生認同感。我們與較低的團體比較，以提高我們的自尊感。這人類心理的固有性質一直被廣泛利用來操縱社會使之接受壓迫。就算我們接受以服務的名義來創造強烈的團體身份，政府一直以來都利用了壟斷優勢來收取比那服務價值更高的價錢。以現代政府來說，強大的國民身份認同的代價，散佈於戰場、盜竊、和操縱中。

我們都會尋求聯繫的原始團體是家庭。有一種自然、健康的本能使我們體會到給予我生命的人比其他他人重要。不幸地，這很容易曲解成恐懼外來者，或是那些與我們認為家庭所不同的人。當家庭或部族受到威脅，這種本能可以很有用，甚至是生存所必須的。當沒有威脅時，對外來者的恐懼可以阻礙合作。

很多政府直接地利用此傾向，令人們把國家當作家庭，把政治領導人看成家長。這不但令政府總括來說承擔一個更加管制的角色，在國與國關係中更是如此。愛國主義防止自然的團體身份進入國家身份。這稱呼通常定義為「對國家的愛」，但當那國家是由地圖上由政治家、戰爭、和歷史事件所畫的線來定義，這愛是群體認同的錯覺，而這認同是為著加強政府對他們受害者的心理控制而明確地建立和支持的。

愛國主義是一種人工、類似所謂的「愛」，給那些在邊境另一側的人創造一種明顯的愛心缺乏。愛你自己或你熟悉的人本身沒有錯，就是那些與你有共同價值觀或你覺得重要內在特質的人。但以武力流氓的分界來決定愛與不愛是一個本質上危險的念頭。那些最不安全 and 易受到傷害的人是容易成為最狂熱的愛國者，所以政府的利益是使我們害怕外來的人，與世界其他地方隔絕，情感成熟也不良地發展。

沒有安全感和尋求團體中身份認同的傾向，可以令到人們做一些危險和不理性的事。愛國主義一直被用作合理化歷史上一些最恐怖的罪行，因為人們認為自己是團體的一員多於道德上的強人。愛國主義本質上就是虛己而成為團體中的一員，就像原始牲畜似的。這使責任轉移對政府十分重要，欺騙人們不假思索地認為「我只是跟隨指令做事」是不道德行為的開脫。

政府依賴受害人的愛國心來使他們接受一些不符合他們最佳利益的政策。它們想我們相信這樣做是為了公眾利益，但其實這是幫助我們的加害者。它們想我們習慣作為牛群的一分子。它們想要我們接受表明的政治家的自私心，扮作出於對這個人工集體的愛。它們要確定我們中間沒有太多情緒健康的思想家，他們會要求自治和穩當的自由的、美好的、獨立個人的身份。愛國主義證明愛國並不自由。

III. 宣傳鼓動

政府偉大的謊言是政府的存在是為著受害者的好處。為了掩蓋真相，政府不遺餘力地宣傳，意在改變我們的思維和行事方式。宣導傳播錯誤的信息可以影響我們的決定，從政府轉移指責、鼓勵內訌、促使外人反感，並創建一個意義上的愛國主義，或國家的認同，甚至政府本身。政府宣導能力最好的量度是它們有多大的說服我們去認同它們，以致當有人挑戰它們的權力時會被看為人們的敵人。幸好，令宣導可行的同一種科技今天終於可賦予我們質疑政府的能力，而且可能大家已經過了宣傳有效的高峰。

在政府的初期，宣導是簡陋的。也許第一個例子是一個使用長矛的巨大穴居人憤怒地在鄰近的一個部落呼嚕，唆使他的人民一起進攻。「壞人！在那裡！做一個愛國者！去打敗他們！」隨著通訊科技進步，社會、流氓和宣導的複雜性也進步起來。首先，如果僅僅是為了協調分支機構，通信技術是政府增長必不可少的。配合大眾市民的溝通，宣傳的效果變得更強大。這也使政府值得投入巨資於宣導技術的發展。政府利用宣導，對那些任何自由思考的社會絕不會容忍的政策，營造了廣泛的支持。

大眾傳播技術使政府發展，組建了窮人大軍，不僅在富人的戰爭中戰死，而是要熱情地戰死。不僅能說服人們支持大規模的福利計劃，也可以讓人們變成能承受巨大浪費、欺詐、和濫用的有熱情納稅的人。不僅他們能奪取私人財產以抓住經濟的廣大階層，他們可以讓人們相信，如果沒有政府，社會就無法正常運行！宣傳技巧十分複雜，政府必須說服人們去攻擊任何指出了令人不安事實的人。

各國政府和他們的代表直接騙我們，但當別為他們說謊時，謊言會有效得多。政府一直實質性支持那些把輿論傾斜利於他們的宣導人。宗教一直發揮在壓迫輔助作用，因為政府支持鼓吹服從政府的宗教。通過教育的贊助（以及在某些地方收購），政府可以強烈地偏袒那些加深他們的敘述的人。各國政府和他們的倡議者以支持智庫來給他們的宣導增加可信性。他們以企業牌照、審查制度、基礎設施的壟斷經營，和限制取得的機會來控制大眾傳媒。

預先選好的名嘴之間台上的談話是宣導員常用的戰術，因為最好的宣傳就是宣傳目標不知道這是宣傳。理應代表爭論各方的專家們有一個傾斜的對話，都以煽情和人物的信譽來吸引人們。聽眾要

設的有效性：政府是好的，政府是來保護我們，沒有政府我們不能生存。

儘管宣導已經對流氓的效果有很大的乘數效應，（說到它的廣泛使用）其效果卻在下降。雖然出版技術曾經使政府不均衡地擁有權力，現在我們用一用指尖就能找到豐富的信息，使我們更難被欺騙。只要哪裡有政府，哪裡就有宣導。只要宣導還是有效的，政府便永遠是可能的。但因從未像現在這樣我們有能力質疑宣導，它將會變得無關重要。

IV. 政府對技術

在很多時候，政府的弧跟隨了科技的弧，但它們的關係是更加複雜的。政府一一而不是大眾，因科技而變得更有權力，有時暗中進行的。科技已經使政府比起沒有科技時遠遠更具破壞性。在很多情況，技術已經使我們有能力去挑戰政府的權力。只要我們很容易受到流氓的影響，現有的技術將決定反對的性質，但最終，技術將賦予普通民眾要求自治，和使得中央集權的心理根源無關的力量。

技術的普遍狀態是社會一般成員的生產能力的主要決定因素。產能過剩使政府成為可能。農業發展令各地各種形式的佃農以流氓為中心。工業的發展創造了更加刻板、更協調的經濟，促使了收入徵稅。在印刷和執行外匯管理條例的發展，使幾乎所有現代政府的根基成為可能：壟斷貨幣創造。技術也帶動了我們的自我毀滅能力的圓弧，似乎可以完全湮沒。如果我們現在能通過中央集權，我們將能避免政府破壞性的圓弧，超越技術發展的和平和增加自主權圓弧的可能性。

技術的發展帶來了財富的開發。通過增加平均勞動者的產能，技術提升能生活水平（儘管政府總是把我們大部分的出產拿去）。當人們幾乎沒有養活自己家庭和支付他們地主的能力，他們不會有時間去組織抗議活動。隨著一個富裕社會的整體發展，個人能力的水平因著信息的獲取而有所提高。這一直是對自治的要求增加的主要推動力。雖然快速發展的互聯網，但一些政客認為他們仍然可以用舊的騙局過關。有時候，政客會說一件事，然後第二天在另一個城市說相反的話，其後一天網絡上出現把兩段講話合併而來的視頻。當在我們的指尖上就能得到幾乎全部人類知識的財富，這令有效地撒謊非常困難。

當受欺凌的受害者保持沉默，惡霸便會有膽量。像任何欺凌，政府希望他們的受害者保持沉默。它們試圖讓受害者隔離，防止他們聯合起來。互聯網創造了一個討論平台，我們可以分享我們被迫害的故事，並看到我們不孤單。最糟糕的政府的暴行，現在是病毒視頻。新的討論平台對政府不利。

以制度化的暴力了解政府讓我們看到了它的心理根源。人們求助於暴力，因不安全和恐懼忍不住進入衝突當中。技術令我們更能意識到心理健康。有人可能會爭辯說，心理健康在歷史的低位是因現屆政府，但即使這是真的，人與人暴力的比率低下代表一個更有權力的社會。從長遠來看，技術將比政府更能帶來溝通、和諧、和合作。

由於政府依賴於執法的人來以暴力來對待和平行動的人，限制和控制執法的人取得信息的能力非常重要。大量的通信技術使這更加困難。要說服士兵殺人很容易，如果他能說服受害者是有點不足的人。如果他們可以網上視頻聊天，就會使這變得困難。技術使政府更難孤立人民。

在互聯網出現前，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最新的通訊科技。許多絕望的政府限制互聯網訪問或使用有針對性的檢查，但這其實是標誌著流氓結束的開始。隨著互聯網不斷變得更加普及，欺騙人民會變得更加困難。我們能夠前所未有的連接起來，我們開發中的關係將使政府被淘汰。

3. 戰爭

1. 反對自由的最大罪行

如果最嚴重可以對一個人犯下的罪行是謀殺，最壞罪行便是有組織的、深思熟慮、自以為義、大規模的屠殺。戰爭只是一個政府用來使大屠殺和偷竊變成看來可接受的。只有最病態、最瘋狂的人的會支持謀殺作為政策的一種，亦只有最病態、最瘋狂的政府會發動戰爭。為了擺脫它，他們必須說服關鍵大多數人去實質支持。這不是太困難，他們已經被說服如果足夠多的人這樣做，殺人是可接受的。

沒有任何戰爭的宣導可以把其真實特性掩飾起來。這是一個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來擴張政府的權力。這是中央集權的高度，這是對自由最大的侮辱。政府將竭盡全力說服人們，戰爭是光榮的，那些反對戰爭的人是懦夫。這一切都不改變戰爭的物理現實：大規模殺傷人命，因他們所爭取的流氓射殺人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轟炸人們，和窮人為政府發起者的利益犧牲。戰爭使政府更強大，而更強大的政府更能剝奪人民。

戰鬥的破壞是對自由的一種侮辱，並阻礙我們和平的繁榮。政府使用戰爭來作為收稅的藉口。當他們可以使用外國威脅嚇唬人，這會容易得多。一旦被說服，他們不僅會熱情地交稅，他們會攻擊任何人提出要減稅的人。當懼怕沒有足夠的年輕人誘騙進入參軍，政府以「徵兵」奴役人。戰爭把大量生產力從滿足市場上的需求轉移到破壞的行為。前程無量的勞動人口因死亡和受傷而損失了。為了使社會支持戰爭背後的瘋狂的想法，政府需要灌輸集體認同，這本身就是一種冒犯自由的強烈意識。戰爭中最大的悲劇是它背後的騙局。是的，有人被謀殺是很悲慘的，但為慘烈的是大屠殺能如此明確地預防。戰爭是中央集權的高度和對自由最大的犯罪。唯一使這成為可能，是因為個人願意在政府的招標時犯下恐怖行為。

II. 從軍

當政府給它的百姓建立了一套強烈的國民身分認同和愛國熱情後，要說服一大群人參與保衛集體並不困難。這仍然是正確的，因各國政府都有持續的派出人去殺人和與國防無關地死去的記錄。但是，被稱為一個戰士不能把你自己從自己行為的責任分開。

人類合作的傾向比打仗的傾向強很多，因此要令成功發動戰爭需要很大的調控。以關於集體主義和者醜化外來的大眾宣導開始。個體特徵和自我非人化當兵必須的犧牲，使調控士兵來非人化敵人更容易。一旦敵人被看作是低於人類的，殺人是要容易得多。當士兵們是如此脫離現實，他們很容易被別在胸前的布料和金屬所代表的榮譽獎勵和讚譽所操縱。

在每一個軍事制度，都會有一些領導方式被表彰和推廣。一些由軍方推廣的價值觀是普遍正面的特質。但他們強調在領導力上，因為要嚴重地誤導我們的良好意願的話，就要採用一種獨特的能力。只有某類的領袖才能使人們毫無疑問地服從命令。只有某類的宣導才能容易地殺人。只有某類的人才能使人們把他們的道德決定權交給本質上誤導的機構。

成為一名軍人，就是採取一個反對自己的自由的立場。這是贊同流氓（收取保護費）中最顯著方式。這是放棄你可能主張的道德權威。這是你對集體的主自權的犧牲。這是向政府倡議者的服務。這是令自己屈從於你們的壓迫者。這放棄了為自己的人生負責。這是僅僅是一個受僱的殺手，或至少是受僱的殺手的推動者。是被用來作為一個愚蠢的動物、政治家的棋子。參軍是指離開社會有生產力的部分參與成為寄生蟲。

參軍被包裝成爭取自由，而政府想我們感激它們的戰爭，但因穿上那件制服，每位戰士都令國民失去一點自由。成為戰士是一種選擇。沒有人強迫你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當我們看透集體的宣導時，不會再有更多的軍隊。當我們追究彼此暴力個人行為的責任，就不會有更多的戰爭。當我們爭取自由，就不會有更多的戰士。

III. 戰爭的動機

明白政府是一個流氓的競爭，使我們能夠明白戰爭的原因。政府提出各種高尚發動戰爭的理由，但這些理由只如宣導一般有理。今天，它們大多聲稱他們的軍事力量只用於防禦目的，但如果所有政府都只是打防禦的仗，軍隊就沒有必要！政府發動戰爭，擴大或加強保護費流氓。

沒有東西像戰爭一樣能激起愛國熱情。政府喜歡戰爭因愛國主義引領人們去為想像中的集體犧牲和忍受壓迫。愛國主義加強了必不可少的神話，就是政府代表著人民行事，戰爭的語言往往混淆了政府自己和人民本身。當兩個國家交戰，我們常說一個國家攻擊另一個國家，但這其實是一政府攻打別國政府領土的失實陳述。或者更確切地說，從一個地方來的一群人，穿一種顏色的制服，殺了不同地方穿著不同顏色制服的人。國家不會攻擊其他國家。政府用暴力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政府也很喜歡戰爭，因為這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少數特殊利益。只是不斷的戰爭威脅就足以使軍火工業利潤十分可觀。除了政治家，沒有比一群受驚、願意放棄一切確保安全的人，更急於購買炸彈。當一群人恐懼得要支持戰爭，他們將支持增加稅收和購買戰爭債券。這會大規模增加貨幣供應，應該用以支付士兵的工資和設備，即使它只會通過把每個人的儲蓄貶值來使銀行家富有。雖然戰爭開支顯然是把生產資源轉移到破壞性目的的一種方式，政府總能指望，這種支出在積極的經濟測量，延續了最危險的神話——戰爭是對經濟有利。

戰爭給各國政府藉口來做它們想人做的事情，而通常這些事情不能在和平時做到。戰爭中，政府聲稱需要更多的權力來應對新威脅。那些站出來要在戰時政策得益的人會攻擊對手不愛國。他們常說這些權力只是暫時的，但很多時候都是永久的。戰爭一直被用作為藉口來大加稅、破壞私隱、通過徵兵來奴役人們、及要求對集體更忠誠。

我們可能想一個保護費流氓不會殺太多臣服它的人，如果只是因生產力的損失，但政府不是常常都理性行事。它們一直在尋求更有效剝削我們的手段，但如果它們要殺死大量的人來維持壓迫其餘的人，它們會這樣做。有時它們得意忘形，殺死太多人令有些壓迫者受到影響。有時候，政府及其受益人在競爭保護費之間的鬥爭真正吃虧，但戰爭仍然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即使隨著生產力的損失，戰爭仍使政府更加強大。

IV. 干預的隔離

暴力是商業和最大的障礙。當政府不干預時，國與國的貿易使我們走在一起。當它們打仗時，會使我們分開。當政府干預別國的事情，就如它們干預個人的生命時，有生產力的關係被強制性的關係取代。雖然戰爭的直接成本往往非常高（計算數字上利潤），間接成本是其許多倍。

自由貿易依靠自我擁有權和他人的財產權利的相互尊重。戰爭是無視人權的終極行為。對於戰爭是由人支持，它說，「我們寧願殺了也不跟你交易。」對於戰爭為人所反對，但始終發生了，它說

不考慮發動戰爭時，禁運和封鎖代表武力廣泛的威脅，而且它們可以跟戰爭具有一樣的破壞性。一個完整的封鎖說，「如果你跟任何在這個國家的人做生意，我們會攻擊你」。當受害人被看成干犯了一些顯著的集體罪行，這便會容易一些。但政府經常實行較小，導致大規模問題（和不公平的貿易優勢）的國際貿易限制。面對如此相互依存的國家，把一國從其餘的國家隔離，可能會導至像食品、燃料、和醫療用品的必備品普遍短缺。

因為戰爭令資源從有生產力的用處轉為破壞性的用處，這會限制在戰爭下國家的人民與其他國家交易的能力。然而，國際貿易被戰爭、禁運、或某種形式的管制貿易遠遠更為顯著。當宣告禁運時它說，任何人從事某些行業會被槍殺或轟炸。由於該單一的威脅，數以百萬計人的生活水平不可少的日常交易可能會被切斷，和無數更多的潛在的交易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當戰爭的可計算成本——資源和生命是如此巨大莫測時，戰爭的總成本是無法估量的。

V. 外來援助

現代政府妨礙兩國人民的良好意願的很多方法其中之一是外援。對於想用投票一次過解決他們問題的人民，選擇說「在世界各地關心窮人」的政治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它不會改變現實。外援是在一個國家通過稅收，把錢從窮人手中通過施捨給予在另一個國家的富人。

像政府假裝解決的許多其他問題，外國痛苦的苦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儘管政府對偷來的資金擔當如此大的角色，我們還是對國外慈善機構慷慨解囊。當國外一些慈善機構有欺詐行為，所有的政府對外援助計劃是都是騙人的，因為如果我們不喜歡我們的錢被花，我們只有兩個選擇：付我們的稅或坐牢。

政府喜歡的外援，因為這使它們能不發動戰爭下收買小政府和拓展影響力。只有相信政府是有效率的人才會希望它們來處理外國援助的捐贈。政府往往不會把錢給其他國家的人民，而是給他們的政府。即使這筆錢大多數被用於其既定的目的，這將有助於鞏固現有的權力結構，並且只要一小部分的錢，足以讓許多腐敗政客在未來數場選舉中比富豪更富有。因此，外援能起到支撐政府的作用，否則可能由於過度腐敗或不受歡迎而倒台。外援的發放是基於有恐怖主義、飢餓、或疾病，但它最終補助了恐怖主義、飢餓、和疾病。

在世界各地都有悲劇發生，眾多愛心人士是真心想伸出援手的。當我們集中資源，神奇的事情就可能發生。有時，即使政府實現救災的偉大壯舉。不幸的是，由盜竊得來的援外經費和由不用為結果負責的人執行，可預見這將會導致資金被挪用來謀取私利的結果。

VI. 反恐戰爭

政府想出不同藉口來發動戰爭，但「反恐戰爭」是特別危險的，因為它可以用來保持一個國家在無盡的戰爭狀態。因為政府程序是很難完結的，對未指定的敵人使用武裝衝突，是每一個政府夢想的成真：永恆的戰爭。反恐戰爭的政策，與大多數政府計劃，造成更大的問題。發達國家政府佔據並闖入發展中國家造成恐怖主義。人們對社會被外國軍隊接管、看到他們的家人殺害、並他們的生活方式被破壞反感，怨恨會變得如此之大，可帶動人們進行可怕的暴力。外國佔領造成這種絕望的受害者，當在抗爭中容易被犧牲，往往會發現他們的生命只值得這麼少。

政府一直使用戰爭作為藉口，以安全為理由來限制個人回家的自由。反恐戰爭是特別危險的，因為它是基於可以影響我們生活各個方面的一種經常存在假想的威脅——給政府一個藉口來規範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言論和隱私的限制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它們使人們不太可能想出他們將如何屬害地被搶劫，他們又應如何抵制。通常情況下，戰時法規的隨威脅而失效，但與反恐戰爭，起的話，「威脅」可一直繼續下去。

對政府「打擊恐怖主義」的信任帶來大規模的腐敗。如果我們問別人為我們攻打假想的惡魔並需要多少錢時，我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在一個充滿的惡魔世界，這戰鬥是非常昂貴的。政府聲稱要每時每刻阻止恐怖主義行為，但許多是壓迫，有些完全是無中生有，而且大多數是大大的誇大了。當一個政府未能阻止恐怖行為，它會說它需要更多的錢，對抗更先進的敵人——無論攻擊是多麼的簡單。當一個政府「防止恐怖行為」，不論是否真的做了些什麼，它會說它需要更多的資金來繼續進行其工作。

任何時候，當一個國家在戰爭中，人們往往是恐懼的，這使得他們要團結在一個強力的領導者或權威下。這使得他們不太可能質疑或挑戰政府。當人們都害怕，他們更可能容忍稅收的增加。當他們害怕對方告狀，一個恐懼的人會更容易被控制。如果人們接受戰爭的藉口，他們會感到更加依賴政府，特別是保護。

反恐戰爭是一個特別討厭的流氓，但它揭示了現在政府要進行大規模戰爭多麼具有挑戰性。在這個全球連通的年代，開始一個傳統的軍事衝突似乎越來越不可行。通過應用相同的審查所有暴力的藉口，我們將結束所有形式的戰爭。以促進安全的名義來解釋暴力使每個人都不太安全，但因為有人獲利，它仍然會出現。

VII. 真正的安全

鑑於我們所知道關於各國政府和戰爭的動機，任何人都因安全而轉向其中一方，這似乎是荒謬的。各國政府都不是保障，他們是保護費流氓。國家安全是一個藉口，來在其領土保衛獨家的稅務機關。政府保護我們，就像一個農場主維護牛。在國內、外，政府用暴力來擴大自己的勢力。一個國家的最好的防禦，是拒絕投向任何有組織系統剝削的裝備精良的人民。

當一個地區被外國政府接管，首要任務是要抓住稅基的控制權。入侵政府希望擴大其流氓。如果它試圖接管控制費用比稅收更多的地區，它很快就會放棄。抵抗侵略的最好辦法是有沒有政府。入侵者將需要從頭開始建立稅收徵管機制，要維持這機制將是非常困難和昂貴。

由於沒有政府告訴潛在的侵略者，如果他們試圖接管這片領土，他們將會失敗。該信息是，「你可能永遠不會在戰鬥中被打敗，但由於分散的反抗力量，無論是暴力和非暴力的，你會輸掉，因為我們致力於自由和將擊敗任何的壓迫者，無詛是國外還是國內。」只有當我們認為我們需要被統治時，廣泛的壓迫才有可能發生。

支持一個「專業」的軍隊使國家更不安全。一個更自由的社會將會更加繁榮。一個更加繁榮的社會將是一個更有利可圖的貿易夥伴，因此不太容易受到攻擊。未軍事化的國家將沒有敵人。沒有一個中央權力機構的社會，就不會為尋求適當自我保護的自由人樹立任何障礙。軍隊保護的假象掩蓋了一個事實——他們讓我們更不安全。

當政府說它們正在做的事情是為了我們的安全時，它們在撒謊，了解這是非常重要的。僅僅製造威脅，給了他們一個藉口，把錢花在錯誤的解決方案上，以令它們的提倡者富有。現在，大規模的侵犯是比較少見的，儘管這可能會減少個人武裝的意義，我們都必須以真理作武裝才能不落入流氓中。最好的國防是拒絕被支配的人民。

4. 個人安全

I. 生命是脆弱的

一個人可以對另一個人做出的最恐怖暴力行為可以是很容易做到的。取另人的性命不是特別困難。在由專業殺手和暴力幻想主宰的世界，大多數人都對多麼難殺人和他們如何無懈可擊有一種誇張感，這是合理的。我們很少真正考慮是多麼容易殺人，因為結束另一個人的生命的思想是如此令人厭惡。

由人類體驗的本質簡單來說，我們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對方的手。我們不只是在許多實際方面相互依存，我們也活在幾乎每個人的快樂上。事實上，殺人在人與人之間是如此罕見，表明我們希望被快樂、健康的人包圍。

儘管社會的人絕大多數有合作性質，罕見的暴力行為都有發生的可憐，我們因這些行為過於害怕。我們可被說服不信任和害怕一個不相識的人。不是每個人都是可信的，我們都定立自己的原則，但儘管存在證據，我們不信任的傾向都高於必要，因而我們浪費了大量的精力。這使我們容易被利用我們恐懼為政府提倡者服務的人的傷害。

對於政府讓我們接受他們適得其反壟斷公共安全和正義，他們必須說服我們，只有他們可以保護我們免受某些威脅。即使是人工流產的關鍵物質，使之成為非法往往使得它更頻繁和更不安全。利用政府減少人工流產使之更難以制定這樣的和平方式。這僅僅是真格的，以謀殺，盜竊和強姦的問題。隨機際犯罪的威脅是真實的，但它的答案是不轉向，承諾從我們這裡偷走的組織。

談到政府對保護小偷說：「4 我的鄰居可能會竊取了我，所以我信任政府，從每個人偷，所以如果我的鄰居偷了我，他可能會被鎖在籠子裡一會」。談及政府為保護殺人犯說，「我的鄰居可能會殺了我，所以我將讓政府從我這裡竊取，使他們可以僱人在服裝來寫一個關於它的報告之後」。

生命是有風險的。風險導致恐懼。恐懼讓我們脆弱。生活的風險程度的接受，能夠勇敢地質疑那些誰也促進恐懼。當我們試圖否認生命的風險程度，無論是在我們的腦海中，或通過政府的政策，我們只能使情況變得更糟。而不是生活在恐懼中，或在性，簡單地通過擁抱生活的合作性質，我們可以保護自己免受社會缺乏信任的非常現實的威脅。

II. 正義

我們都希望得到公平的對待，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感覺。當正義作為一個單純的口號，它可以被嚴重扭曲。當正義是建立在一套具體的道德原則上，它是解決衝突的指路明燈。政府擁有司法（解決爭端，監禁，公眾安全的）基本服務的壟斷，但在這些最重要的社會職能中，政府總是濫用權力。政府在這些方面提供了一些正當的功能，但只為製造提供實際服務的錯覺。即使是政府司法服務的一個簡單的審查，也可揭示政府有沒有道德的原則。

人們早已習慣以處罰作為藉口，侵犯他人來控制他們。當有人試圖要懲罰，他們不會尋求正義。處罰僅僅是暴力的一個糟糕的藉口。懲罰的威脅是政府的主要動力。政府不能用正義來威脅我們。刑罰的目的是使人痛苦，並藉痛苦的威脅來控制我們。為了用確實的藉口來威脅我們，政府想出一些對抗使流氓沒有效的法律，如不納稅、嗑藥、或挑戰權威。

每次政府實施了一項沒有受害者的法律時，被逮捕的人就是受害者。如果沒有受害者，便沒有犯罪。如果有受害者，正義的藥方很簡單：使受害人完整。如果這人被盜，被盜財物（或同等的，加上償麻煩的補）必須歸還給他們。如果他們受傷，必須支付適當的補償。如果他們的財物被損壞，就必須得到補償。當政府懲罰沒有受害者的犯罪，他們也迫使其付出社會服務的懲罰。如果我們支持沒有受害者犯罪的法律，我們所負了的責任，就好像我們已經聘請了代表我們搶劫或綁架的人。

真正危險的罪犯應該被強行從社會中隔離。提供隔離給那些真正有威脅的人是很重要的服務。由於政府採取這一最重要的功能壟斷（儘管他們無效），它們通常都可以通過壟斷來執行差不多的功能。因為他們是壟斷，他們不會有太大的問責，本質上具貪污傾向。他們所要做的是說服執法者執行法律，他們會說他們只是奉命行事。當政府被交託要執街公義，我們最終與腐敗的法官、與腐敗的警察、腐敗檢察人員工作，而在每次通過無被害人犯罪法律時，腐敗的政客給他們一個藉口用槍指向和平的人。

判斷一個人的行為錯誤不代表你有懲罰他們的權利。即使你絕對肯定，即使你看到他們這樣做，即使你認為這將有助公義，懲罰他人永遠不是正確的。自衛權中如必要的話你有權因自衛而傷害別人。你可能會收回被盜的財產。你可能會做一些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事，但你永遠不能合理地做一些明確地使他人受傷的行為。有一件事你總是有權利去做，就是轉身離一個人而去。如果某人是一個已知的小偷，不要跟他做生意，直到他補償了受害者的傷害。這自然權利的正義，它比政府流氓更強大和公平。

正義是道德的應用。正義的社會實踐是其道德原則決心的量度。社會對非暴力行為的處罰是其放棄自由的量度。當我們為正義投向政府，我們正在轉向基於侵犯人權以保護它們的機構。一個保護費流氓不能宣稱自己有一個道德基礎。正義是太重要了，不能信任政府。在許多方面，我們已經依賴政府，因此在過渡到一個自由的社會時，正義的很多和平的系統將首先類似於目前政府模式，符合目前的預期。然而，在沒有脅迫下才可能的創新，那些更公義和高效的預期將快超過司法系統。

III. 警察國家

現代政府已經進入了一個自我毀滅的循環。政策的制定代表著特殊利益。政府說服足夠多的人說政策是用心良苦的。我們知道了一個特別的政策旨在利用我們。我們生氣和抵抗。政治家（和他們的發起人）發現以創建新的策略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來減少阻力的影響更有利可圖，而不是向壓力屈服。這創建了一個無休止循環——製造和壓制不滿。舊的不滿情緒堆積起來成為政治家、特殊利益、和其他罪犯，以回應了非常短期的激勵機制，因為他們是從長期後果的問責中移除了。隨著緊張局勢的增長，政府必須加大力度直接控制自己的公民。有效的政府都精心培育執法機關，充滿著不會質疑指令的警察。失控執法的政府，或者一個警察國家，是腐敗可預見的結果。

警務人員提供了許多正當服務。它們提供公共安全服務，巡邏和偶爾干預正在進行中真正的罪行。他們幫助被困司機。有時，他們甚至破案和抓獲應該承擔責任的人。然而，就政府而言，提供的服務只是一個警察真正目的解釋：執行代表特殊利益的政治家的意願。

當他們在恐嚇時，警察的主要功能就比較容易。因為戰爭是政府力量最具破壞性的應用，當政府需要增加他們警察的恐嚇效果，便把他們軍事化——採用軍事的方式、戰術，先進的武器裝備、過度使用武力和犯罪不負責任的開支。作為提供合法服務的相關性減小，需要增加通過恐嚇來控制種群。警察軍事化的機制一般軍費相同：一個想像的需要被曾賄賂政客承包商滿足。警隊在他們的社區承擔一定程度的責任，因此對於軍事化的壓力不是本地的，而是從中央大型撥款，人們可以被欺騙以為他們沒有為軍事化付出金錢。

我們天生害怕警察的權力，因為他們曾掌控過普通公民。大多數警察部門具有街頭幫派暴力的所有關鍵要素：他們有地盤意識，猛烈地執行自己的壟斷地位，並有明顯的識別特徵。在某些方面警方使人懼怕，而正常的人不會，因為警方有專斷的權力、低問責，而且往往表現得暴力而沒有關心別人。當普通公民犯了暴力的罪行，他們往往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下被拘留。當警察犯了暴力的罪行，在他們的雇主「調查」他們期間，往往給予帶薪假期，並假裝以維護信譽必須的嚴重性去關注。

一個警察國家的一個因素是過量使非刑事行為違法的法律。大多數政府已通過這麼多的法律，來追趕挑戰權力、拒絕被利用、或政治上造成不便的人，就不難想出一個合法的藉口，扣留、檢控、審

訊和監禁他們。這也使得警方特別恐怖，因為他們有大量自行決定的自由來決定逮捕何人和逮捕的原因。這股力量使種族主義和其他個人偏見可怕表現出來。一旦一個警察國家達到最讓人感到無法精確地遵守法律的時候，人民對政府的尊重會直線下降。

政府越試圖控制其人民，越需要暗中監視他們。所有政府的監管都是錯誤的，但公民的財產權利和隱私受到侵犯是特別錯誤的。在一個自由的社會，安全需要和隱私權之間一定要取得平衡，沒有需要永遠地侵犯一個人的財產。當你被另一個公民在公開場合中錄影，他們是在收集來自你的聲波或光粒子，他們並沒有違規。但是，如果這個人在電話線裝上竊聽器，或把一條蟲放在你的家中，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把任何東西插入你身體任何不歡迎的地方，就是侵犯你的財產和隱私。政府需要侵犯你財產的原因，是如果你真的有隱私權，那你會在你家中有他們無法控制到的地方。現行的監視範圍明顯地展示有追捕壞人以外的動機。政府監管是不是讓我們平平安安，而是要令我們在控制之下。

令警方負上責任的最重要的方式是記錄他們。一個警察國家不會因個別地方的行動被擊敗，但記錄警方可以教育人、令個人負責，並消除最魯莽的十口中口員。大多數的智能手機的記錄技術使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記錄警方。這些相同的手機可用於上傳數據，互聯網提供的散佈網絡是政府難以切斷的。這些技術扭轉了局面，應該令每個人，而不僅僅是警察，都負上責任。隨著技術的不斷提升，它會變得更加難暗中使用暴力。

在一些地方，錄影警察是非法的，但在一些地方，技術上是合法的，但不總是可行的。彼此留意是非常重要的，有時甚至為了保護警官拍攝其他人的互動。我們要始終知道我們的權利和盡力堅持，但了解當地具體的法律和我們的「法律規定」權利也有助於更有效地應對執法人員。

雖然「警察國家」這詞可不同程度地應用，一些政府辯護者宣稱控制量是微不足道的，任何有組織的暴力控制與「全面警察國家」一樣都是錯誤的。將人交給系統性的暴力損害了他們，並使他們逆來順受。不要放棄！有很多方法打擊警察國家來改善我們的社會，但直到我們打敗中央集權，它會永遠會存在。即使程度最輕微的一個警察國家也是太多了。

IV. 法院

爭端解決太重要了，不能委託給政府。當我們接受了暴力壟斷保護流氓的任意權力，當局很快就會令我們屈從。那麼這種權力是出售給出價最高者的，法院是用來讓我們習慣各種災難性的政策。

政府法庭尋求保住權力，保持自己的影響力。他們依賴於政府其他部門的預算，並沒有動力去反對一般的事項。一旦這種關係建立，很容易讓政客們通過完全違背正義任何理性意識的法律，並且他們背後有法院撐腰。法院成為機器的一部分，定我們無受害人犯罪的罪，保持警察忙碌，保持政治家和他們的倡議者高興，並給監獄提供源源不絕的「罪犯」。

法院做政治家的標案以證明自己的存在，但他們需要警察的幫助下做到這一點。警察例行被傳喚作證反對被告，法院試圖讓人們認為他們受到保護不被假證據誣告，但警方經常可以撒謊。當警察被指控行為不當，他們往往處很輕的刑罰，如果有的話。部分原因是警察保護自己，像任何群黨成員一樣，但亦因為大多數檢察院和法院只不當行為壞到一個會令流氓的聲譽受損時才會尋求問責。

政府的法院經常提到自己作為「司法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是懲罰的體系。如點認為依靠盜竊和暴力的機構的任何一個部分可以維持正義是荒謬的，但許多人似乎仍然相信這一點。正義要求尊重自我擁有權，但法院更關心的是維護法律而不是維持正義。由於法院有壟斷地位，他們必須提供一些近似的正義，（隔離悍匪，偶然下令以恢復原狀來賠償損害），但整體來看，法院給了政府一個懲罰做了政府不喜歡行為的人的辯護理由。政府法院最大的悲劇是，當有人受了委屈，如果犯罪者被逮捕和懲處了，受害人還會被再次處罰納稅，而不是得到賠償。

法院是保護費流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他們為政府使用武力對付和平的人提供掩護。當法院與政府其餘部分的程序作對，它仍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們要我們認為，法院也可把政府的關。簡單地看一看，幾乎任何國家的歷史都表明，情況並非如此。法院也可以用來剝奪失控的中央集權，同時保持流氓的信譽。

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法院應由服務接受者而不是政府資助。他們對人民而不是政治家負責。他們可能會捆綁其他正當的保護服務。我們可以花錢找人來保護我們的權利，而不是基於侵犯我們的權利強加給我們的壟斷機構。更大自由始終會令效率更高，這在解決爭端方面尤其顯著。壟斷服務提供者將不再以不便侵犯其客戶，這是於其他任何行業中無法忍受的。不需為他們行為負責的人將不再作出重要裁決。人們將不會不用負上因錯誤監禁而造成的生產力被盜和浪費的極大不公而的責任。爭議解決服務，勿庸置疑會在沒有暴力的前提下好很多。

V. 監禁

把一個人關在籠子裡從來都不是正義。只可懲罰或正當隔離危及他人的人。把一個人關在籠子裡來傷害一個並不能使那個人完全。因為一個人做了你不喜歡的事情而把他關在籠子裡，這樣你便是罪

犯。有時監禁的個人行為是合理的，但現代監獄系統包含大部分人，他們的監禁本身是一種犯罪行為。即使是其既定目標，懲罰性的監獄系統是一個危險的和無效的工具。

所有真正的犯罪源於未能在自願、協作關係中取得成功。許多國家的政府試圖描繪他們的監獄為康復中心，而一些從監獄出來的人因教育更強大、更健康，這顯然不是他們的目的。一些國家的政府厚顏無恥地稱他們的監獄為「改造的」，就好像他們有糾正別人行為的能力。在許多情況下，政府量刑時推定他們在公民社會中太危險是而判暴力罪犯坐牢，但在類相似罪犯包圍的瘋人院幾年後，他們將可安全釋放。

如果有人傷害了他人而坐牢，甚至得到了死刑，請問被害人如何得益？他們可能會覺得沒有攻擊者在外作惡就更安全，現在受害者卻因作為納稅人要支付犯人的住房、食品和醫療，其犯人的產能力降低到幾乎為零。真正的正義是補償受害者和彌補損害。

復仇從未帶來公義，但它也許誘人。我們越是質疑現代監獄系統的假設，我們更了解自己災難性的影響。這是啟發了我們對正義感重新審視，向政府明確說明要如何利用我們與生俱來復仇的渴望。暴力、不理性、和犯罪性瘋狂的人在任何社會中是一個重要的功能，看如何合作努力解決這些問題，這將是非常令人興奮的。如果社會不再這麼大力投資於保持這些人於鐵欄中，將令社會更高效和快樂。

VI. 自我防備

讓政府極為獨特的是，他們使用槍支的方式。政府要求我們做或不做任何事是基於「如果不聽從警察會把你鎖在籠子裡」。如果我們都有槍而政府沒有，這種流氓是行不通的。政府的利益是維持我們依賴他們的保護費流氓，但警察絕不能比有效的自我防衛提供更好的保護。由於槍支管制是通過暴力強制，在執行的地方往往會導致更大的整體暴力，這顯然不是減少暴力。這是關於控制人口。

使用武力保衛自己是基於自我擁有權的固有權利。如果有人對你或你的財產構成威脅，你有理由使用防禦力量。使用武力對付其他人的決定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如果你受到威脅或受到攻擊，使用武力可能是拯救自己生命的唯一途徑。即使在你的生命顯然是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你的自我防禦將是消除威脅最有效最小必要的武力。如果你評估錯了怎麼辦？如果威脅是因暫時的混亂而不是因不良的意圖導致的呢？運用致命武力時的責任是巨大的，它應該只作為最後的手段。要否定自衛的人的權利是把他們交給虐待他們的人的專橫。要否定自衛的普遍權利，就是否認自我擁有權的普遍權利。

非暴力的人擁有槍支是對暴力的人帶來內在威脅，而暴力的人願意用暴力來移除。政府不喜歡自己的人民武裝起來，因為他們可能會造反。以軍事小型武器打擊有組織的軍隊的想法看似荒誕，但在猛烈的反抗下，有時足以切斷怪物的頭部。政府使用槍支管制，讓人們更加依賴政府，尤其是當它們需要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時。在嚴格的槍支管制，一些政府曾經干犯最惡毒的暴行。

一個槍支管制的巨大諷刺是其既定減少暴力和「令槍在街頭上消失」的目標是適得其反的。槍支管制幾乎是不可能有效開展。如果首先沒有對公民有絕對的控制，沒有政府能完全成功地消滅槍支擁有權。在許多有嚴格的槍支管理地方，槍實際上比一個規範的市場更容易獲得，因為很容易從「黑市」裡購買，而銷售者不能對誰是買家問責。

罪犯掠奪有嚴格槍支管制的社區，因為對他們來說，槍支管制是受害者非武裝化的便利政策。一個全副武裝，甚至是手無寸鐵的暴力罪犯，可以在嚴格的槍支管制的區域□攻擊任何囚，而有信心他們的受害者沒有武裝。這是政府創造更多犯罪的一種方式。更多的犯罪行為使人們更渴望政府的保護。它還造成依賴，因為當公民被解除武裝，應對犯罪的合作解決方案效果較差。剝奪自衛權具有災難性的後果！

槍支管制是「不只限於槍支的具體技術」的常見看法的一部分。政府要控制使用武力。在許多地方，他們禁止常見的非致命性自衛武器，像胡椒噴霧或泰瑟槍。如果政府真的希望我們安全，（有的地方警察真的這樣做）他們鼓勵能夠負責的人使用這種設備和槍支。就自衛的用途而言，非致命性技術至少跟於槍支樣有效，並最終取代槍。沒有誰只是想保護自己也想致命武力，如果沒有必要的責任。

槍支管制是非常危險的原因，是它宣揚暴力。有多種方式它是這樣，但更重要的是，它基本上是暴力，因為它需要執法人員來違反和平人的權利。用「槍支管制」來稱呼受害人的武裝解除是一個薄弱的掩護。掩護政治家們真正主張：只有政府工作人員可以有槍。自衛是一個普遍的人權。

VII. 性侵犯

性侵犯是侵犯。這跟侵犯個人權利與任何其他罪行相同。這是違反了最寶貴的財產，自己的身體的，並構成盜竊侵占，往往導致嚴重的傷害。心理後果，與任何外在傷害，具有任何人身攻擊的破壞性。在一個社會裡，個人權利得到尊重和違法者不被容忍，我們將可更好地解決性侵犯問題，直到它完全根除，這是一定會達到和應該的。

性侵犯，由於明顯的身體優勢通常是由男性做於女性的。在一個自衛的個人權利被尊重的社會裡，有武器，甚至一些非致命性的武器，在身體對抗中可能發揮力量均衡器的作用。技術已經使我們的體

力跟生產力沒有太大關係，最終將使其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一個自由的社會很少依賴應用武力解決爭端，所以攻擊的文化也將大大減少。

在真正不容許侵犯的社會，被當場抓獲的人將面臨來自社會的直接反響。犯強姦罪的人可能面臨全面排斥。靠政府得到正義，我們得到危險延遲的系統，只提供處罰不力的監禁。然而，一些政府已經使用了現今不可否認的可用技術來製造性犯罪者公共名單，或要求一些其他形式的公開承認。雖然這些措施可能代表著消除性侵犯的步驟，這是一個表明我們在更合作的社會可以實現甚麼的一個蒼白影子。

性侵犯的原因是多方面、複雜的。雖然有些人會說，這是植根於我們的生物基因，許多影響因素中，如貧窮和絕望，是由政府加重的。當政府作為一種抑制性活動或強加性行為標準的工具，這也可能是一個促進因素。「強姦文化」的最大貢獻者是中央集權。一個合理化政府侵犯人的社會促進更多人相信自己侵犯他人的理由。一些政府使他們的資源完全可用於性侵犯的問題，而其他一些政府故意令報告和問責更加困難。在這兩種情況下，該問題將永遠不會被侵犯和平人的機構所解決。

5. 稅收

1. 稅收是盜竊

盜竊是當有人拿去不屬於他們的東西。無論是政府擁有「自己的人民」為奴隸，或偷竊的徵稅。你擁有你自己。因此，稅收是盜竊。因為你擁有自己你的身體、你勞動所得的、和你通過交易所獲得的，稅收是盜竊。政府是超級富豪集中的財富和權力所使用的機構。因為他們不是通過提供給我們自由選擇的商品或服務來賺錢，盜竊是他們的主要機制。稅收只是一個詞，讓我們更能接受巨大、廣泛、有組織的盜竊。

一個人竊取是不正確的。兩個人竊取是不對的。把票投給將會聘請代表來收稅的51%投票人口竊取仍然是不對。一個偉大的政府謊言是，當足夠多的人，並稱這為稅收來進行盜竊是道德的。盜竊就是盜竊。即使一些偷來的錢是用於合法目的，這並不能改變這個簡單的事實——稅收就是盜竊。

一些政客會嘗試令人覺得稅收是自願的，在一個扭曲的意義上說和某些人來說，它是。如果您認為政府的存在是為了服務人民，所有的納稅人的錢被善加利用，和你熱情地付出你的稅金，那麼你可能更容易受到稅收不是盜竊的謊言影響。但即使你碰巧幸運，你覺得稅收是「是文明社會的代價」，你是生活在一個文明監獄。當你不喜歡你的稅款所花在的地方時，你可以一是服從每個稅法背後的威逼，一是去坐牢。

當所有的關係都是自願合作時，我們才可達到我們的潛力。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所有關係是自願的。實際施加的脅迫量與評估威脅的影響是不相關的。當稅強加人民時，這意味著一大部分財富不能再被賺取它的人使用，反而為政府所用。只有當所有通過稅收挪用的資源都加以考慮，我們才能掌握巨大的潛在損失。

政府利用稅收不僅可以偷走我們的東西，而且要控制我們的行為。一般來說，會以最大可能的程度來徵稅，盡可能把錢從我們身上拿去。但有時，政府可以從我們的整體得更多的錢，如果它們以特定的方式以拿取金錢以改變行為。例如，如果政府按不受歡迎的行為徵稅，它可以讓人們看到政府是阻止這種行為的一種有效方式，而真正地使用這作為藉口來偷取自不受歡迎的一群並提高政府的聲譽。

其中稅收的巨大謊言的是，把窮人聯合起來而從富人手中拿回錢來。這可能是裝飾，以避免被盜這樣的語言，「成功人士以交稅來展示對曾幫助過他們的社會之感激」。有些人甚至認為徵稅把權力從超級富豪、公司和銀行取回的方法。有錢拉政治家的琴弦的人都操縱著系統，使徵稅的淨效應始終是對窮人徵稅。有些稅收制度實際上是為從相對富裕的人偷多一點而建立，使一些不受歡迎或沒有人際網的富人最終處於劣勢，但是從他們的結果來看，很明顯政府的存在是為了從窮人把財富轉移到富人。

因為人們會對激勵做出反應，有針對性的稅收有確切的效果。當對任何產品、服務或活動徵稅，會變得更加昂貴，市場會相應地回應，正如回應任何價格的上漲一樣。對所得稅來說這是真的，這使得一些政府在受害者獲得收入的控制權前拿取他們的錢。但「掩藏」一個稅收並沒有削弱其災難性的影響。它不僅使收取更加高效。不能避免激勵的問題，當政府使任何活動（如賺取收入）利潤減少，人會少做一些那樣活動。

銷售稅是與其他任何稅收一樣多的盜竊性質，儘管當每個人做出消費者的選擇時他們都選擇付稅。銷售稅只是有條件的盜竊，就像進口稅或交易任何其他稅項。雖然消費者可以選擇不買東西，但供應商別無選擇，如果他們想公開地做生意，只能把稅項成本計入價格。不幸的是，各國政府的稅收無助於減少黑市。稅收鼓黑市。

稅務球拍的發展，演變，並適應新的環境和技術。廣泛的應用和盈利能力確保稅收技術總是在最前沿。他們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從一個小部落，要求進貢大量的監視，調查，扣押，今天的監禁行動的負責人。如果拍不盡快停止，只會得到更多的侵入性和破壞力。

稅收是政府流氓的一個不可迴避的一部分。如果政府從來不偷，他們就不再是政府。如果我們可以在任何時候由政府撤回我們的財政支持，他們會是自願合作社、或服務提供商。由於稅收是以武力威脅作為靠山，這是盜竊，簡單易明。

II. 貨幣銀行盜竊

如果政府只可以通過直接稅偷竊，這仍然是社會的巨大負擔。不幸的是，這僅代表了稅收流氓的一小部分。政府發起者已經設計了更大型通過銀行系統竊取途徑。

當今世界上使用的大多數貨幣都只是紙片或中央銀行創建的數字編號。當他們發行更多的鈔票，供給和需求定律仍然有效，所以錢失去價值。授權銀行採用部分準備金，這使得他們能夠憑空創造貨幣提供貸款給人，而只有持有其背後的資金的一小部分。由於印刷或數碼上製作更多錢會令供給膨脹，這就是被稱為「通貨膨脹稅」。這種微妙的武力和欺詐組合是專為大規模盜竊而設計。

如果人們能夠透過用不會眨值的錢避免通貨膨脹稅，他們就會這樣做。要實行一種貨幣，各國政府必須取締與之競爭的其他貨幣。這意味著如果你使用跟官方貨幣不同的會計設備來進行貿易，你會被鎖在牢裡，或面臨其他的「法律」制裁。最終，政府的錢變得廣泛使用，甚至沒有人會質疑它。關於這個流氓對經濟有多重要的宣導將使之持續下去。

沒有本位支持的政府貨幣允許所有獲益的人，無論是作為新資金的早期接收者或授權來創建它的銀行家，從整個經濟體吸走財富大量。如果銀行有來自政府的壟斷力量，或政府自己管理的銀行便不要緊，他們的存在是為了服務超級富豪。如同所有稅種，目的是把財富從窮人轉移到富人。在通貨膨脹稅的情況下，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來說服窮人他們完全沒有被徵稅。通貨膨脹稅最損害窮人和工人階級，也沒有任何使用政府貨幣能避免。

III. 為什麼這麼複雜？

對於任何一個政府來說，稅收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承諾。從幾乎一個國家內每一個人上偷竊是不容易的任務，但政府有方法讓這看起來更加困難和複雜。這不是由於任務的挑戰、或是意外、或無能的結果。政府有意建立複雜的稅收制度，這有利於特殊利益集團，使之難以挑戰稅務員。

一個複雜的稅法（連同一個複雜的法律體系），允許任意執行。如果一個政府特工想要整治一個人，很容易地就能證明他沒有完美地遵守稅法，因為完美地符合稅法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要社會接受稅收不是盜竊，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監禁。

如果你沒有錢或手段在政府法庭上挑戰稅吏，這可以是非常昂貴的，如果你放棄你可能最終得到更多的錢。但是，如果你選擇對抗一些對自己特殊的盜竊，你可能會輸掉和需要支付律師費以及任何政府要徵收的稅項（加上利息）。通過轉向政府以抵制政府的盜竊可能看起來很可笑，但唯一的選擇是開展我們的業務，使政府無法看到它。

IV. 土地盜竊及物業稅

政府創造幻想以保持國民的標準，說服他們正接受服務，而不是被剝削。其中最重要的幻想是財產的錯覺。只要你接受你政府對擁有權的條件，它要你相信你自已、你的財產、你的家，和你的土地。在現實中，政府就好像擁有你在其領土內的一切。

政府習慣用很少藉口竊取遼闊的土地。以往它常被理解為暴力壟斷，他們並不需要拿出精心製作的藉口，使其看起來盜竊是不是盜竊。如今由於物業錯覺的標準是相當高的，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必須拿出更好的理由來竊取土地。政府會說，他們正為了公眾安全的利益取用土地、公共工程、或為「發展」。用上述任何藉口辯解的盜竊仍然是盜竊。這是特別反感的時候，他們甚至不編造一些高尚的理由，而僅僅把人趕出他們的土地，並直接把它交給特殊利益。

有時政府會聲稱如果給予適當的補償，偷別人的土地就不是盜竊。這就好比一個劫車的人告訴你，如果你能保持空氣清新偷你的車就是罰款。被不自主地從自己的土地趕走就是盜竊。唯一的「適當補償」令這不是盜竊，是不惜一切代價來說服一個人放棄自己的財產，並由他自己情願。

房產稅是基於我們在某一特定區域生活的特權所必須付稅，和擁有權的稅收是以一個合理的價格支付政府服務的理念。你真的付出贖金，以保持你的物業，假設你實際擁有它。如果您不支付你的房產稅，政府最終會把你趕出你的土地。如果您認為政府擁有所有土地，那麼你物業的價格是用來購買一個使用許可證，並你的物業稅是租賃費。

對政府來說，物業只是暫時控制的問題。他們可以竊取任何他們想要的，只要他們有一個足夠好的藉口讓執法人員進行偷竊和防止人們反抗。如果你的政府說，你可以擁有財產，並保持控制權，但只限當你繳納房產稅時，你是房客不是擁有者。政府擺脫這種流氓，因為足夠多的人仍然相信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們的倡導者。

V. 兩代之間的兒童虐待

當政府承擔的債務，它有非常嚴重的影響，尤其是對將來的世代。由於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盜竊，政府債務是一種未來竊取別人的承諾。在一些國家，債務隨著孩子出生，令他們一輩子都要償還，

即使是極端的稅率。當那些甚至沒有機會投票的人被迫支付過去幾代人的錯誤時，這就是隔代的兒童虐待。

在有無法控制的債務的政府下，人民普遍反對加稅，很多人想完全消除它。我們一般投票給增加支出的政治家，因為這筆錢交到了的一些特殊利益。這些特殊利益把一部分錢轉到政治家手中。足夠多的人投票給他們，因為我們誤以為我們可以用投票解決我們的問題，和阻止無不良後果的批判性思維。

這個問題是的考查很能揭露政府，因為錯誤的對下一代創造關於失竊的期望，現在發生的事情也是錯了。這不只是未成年不能投票的人或影響系統，是關於大家沒有關於那些錢如何花的真正發言權。這包括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這應該是毫不奇怪，世界上最偉大的流氓已經找到一種方法，以受害者的行列延伸到還未出生的人。

債務政府給生下來是債務奴隸的年輕人發出了什麼信息？這種做法是不可持續的，不滿的年輕人將成為政府的禍根。最後，有一代會到來並說，「這不是我的債務！」，乾脆否認一切債務。究竟我們要傳遞給孩子的是一個充滿機會的自由世界，還是一個生下來就是因我們的錯誤而成為債務奴隸的世界？

6. 經濟學

I. 理想的自由貿易

當您選擇與另一個人定婚，那是因為你正在藉著這是你的選擇的原因，追求自己的私利。這並不是說做出選擇一定是個人的物質利益。我們常常尋求幫助他人的情感滿足。當我們為大家帶來的暴力、武力、或以武力進入關係的威脅，我們的潛在和諧度降低。衝突代替了合作，資源會從最佳的用途流向其他用途，浪費資源被鼓勵。在用武力來決定的每一筆交易，浪費了大量的精力。被威逼污染的每個關係，令我們不能實現在理想自由貿易中我們的潛力。

如果你從你的鄰居那裡買東西，就意味著你選擇放棄金錢，因為你認為你的生活有那些東西時比有那些錢時更好。你的鄰居放棄一些東西來交換錢，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生活有錢比有那些東西好。經濟學的這一基本交易的概念是貿易產生財富非常核心的原因。它允許互利的合作交易。這一原則延伸到所有關係，而不僅僅是我們所認為的經濟。當兩個朋友分享一個談話，他們是在自由地交換時間、精力和注意力，因為他們各自認為這有利於他們。如果任何一個人認為單獨或者與別人說話會更快樂，他們可以自由和平地離開來結束談話。

另一種選擇鄰居之間的和平交易例子並非如盜竊般簡單直接。如果那政府說，你可以從你的鄰手中買那個東西，但只有當你付出價錢的某個百分比作為貢品呢？也許你打算買十性東西，但現在你只能買七件。人們在世界各地接受政府各種偷偷摸摸形式的盜竊，但沒有系統隱藏「如果你不付稅或貢品，您的交易是非法的」的事實，政府可以把你關在籠子裡，或要你為「黑市活動」付「罰款」（由你手中偷竊）。

在簡單的例子，很容易看到脅迫對自由貿易造成破壞性影響。即使有這些例子，我們不可能想到所有的影響和連鎖反應。難道沒有發生交易就意味著購買少了一個袋子的蔬菜？少創造一個職位？少了一個買得起必要醫療保險的人？

如果政府只是偷了我們的東西並離我們而去，影響不會是那麼糟糕。當政府通過執法和抑制經濟活動，用我們的錢對付我們時，政府可以竊取更多。戰爭和警察國家擱用人類努力的量是非常明顯。不太明顯的悲劇是，政府阻止了那麼多渴望、有能力的人，令他們不能在自由市場上服務人群，反而指著槍在他們的頭上，執行特殊利益集團的意志，保護政治家和互相殘殺。

專門用於官僚的資源和災難性地挪用生產端的資源是驚人的。如果有人要做一些有生產力的東西時，要停下來取得一個官員的同意，他們和官僚都不是在生產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而更多的能量被挪用來支持他們，而他們都不在做有生產力的東西。

通過每一條例背後的威脅能達到：如果你不做我們所說的，我們會來把你帶走。政府錯誤引導資源的影響是巨大的。沒有暴力我們能有多快樂是無法估量的。

自願社會代表理想的自由貿易，其中所有的互動都是沒有武力和脅迫的。在這種環境中，所有的關係都是自願的，我們選擇參與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將能得益。在自願的社會中，個人被認為是生產的最終手段。我們能更快樂、更繁榮，是因為所有與他人的交往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暴力、脅迫和衝突是沒有生產力的。和平、自我擁有權、和自由貿易是使任何社會達到它的潛力必不可少的。

II. 金錢

我們大多數人從來就不願去正確地回答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錢從何而來」？各國政府和銀行喜歡這種方式。金錢僅僅是交換的媒介。官方紙幣等外許多東西可作為貨幣。如果沒有交換的媒介，一個想要一樣東西的人要找到一個擁有那東西的人而他想要的東西是那人想交換的。當被廣泛接受用作交易的東西變成「錢」時，人們知道他們可以把錢給別人來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從歷史上看，不同的東西在同一時間在同一地點都擔任過錢的角色。在中央強加的貨幣，沒有任何的經濟依賴於一個交易媒介。隨著市場發展，這代表著不同價值的計數和存儲價值的方法可以滿足市場的需求。一個缺點是，無論是什麼被用作貨幣，它都不能被使用或消耗。沒有記帳的單一單位，廣泛的產業可能受到阻礙，但在沒有中央強加的貨幣下，市場將迅速根據需要建立通用的標準。即使是現在，在中央強加貨幣的高度，許多交易用以物易物的方法進行，以某種方式不作記錄，或基於替代方法的計帳。

有時候，政府自己運作中央銀行，有時用「公—私」合作夥伴的關係，但無論哪種方式，脅迫的手段是使一個貨幣作為官方的交易媒介。如果您使用政府不喜歡的貨幣，會有帶槍的人把你鎖在牢裡。政府要我們用官方的貨幣，如果不是這樣現代銀行流氓將不能運作。在自由市場中，銀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金管理服務。雖然貨幣是交換的媒介，但它仍然是受供求關係的根本力量所影響。當銀行創造更多的錢時，他們正在膨脹貨幣供應量，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並貶低所有當前在手中的貨幣。

創造貨幣並迫使我們接受是比盜竊更糟糕，因為它試圖隱藏我們正在多麼嚴重地受騙。它也隱藏了誰應該負責。是不是央行行長創造了更多的錢？是不是政治家投票支持債務的？是不是稅收執行人？是不是可以決定誰可獲得大量貸款的銀行家？也許是被政治家愚弄的選民，他們沒有挑戰這個流氓因他們成了政府的啦啦隊長。

很多人從中央強加的貨幣中獲利，所以他們的支持者都是兇猛和資金雄厚的。他們是提供「豬肉」給他們選民和重要人口，作為回報的政治家。他們是回扣政客，以表示感謝給他們能牟取暴利的政府承包商。他們是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負責人。這一制度的受益者有一個超過其他人的巨大優勢，而不僅僅是獲得這麼多的「免費錢」，而且還在其提價影響波及整個市場前，把錢花掉。

一些國家的央行用「價格穩定」為藉口創造貨幣。這是一種政府承諾的工作方式。隨著健康的經濟發展，生產技術的提高，技術的改進和效率的提高，價格會下降。這意味著一般人能夠支付得起更多的東西、更多的服務和更高的生活標準。央行被物價上漲的抱怨限制能創造多少錢。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價格不以應該的幅度跌下去一樣，財富正在從我們手中被掛鉤到央行得到所有好處的人搶去。

中央銀行的影響是普遍和深遠的。並非每一個新創造貨幣都會直接落入到受益人的手中。這太明顯了。大部分的錢用於各種政府項目。這筆錢最終會落入市場所重視的目的當中，但這是用強化依賴於中央流氓的方式。大部分用於教育機構或其他有影響力團體的錢，都是有偏見的被污染了。一些錢能落到大學的經濟部門裡，在那裡下一代被教導說，造假不僅無害，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此消息隨後在主流媒體迴盪。

強迫人們使用不斷失去價值的貨幣會阻礙儲蓄。儲蓄/消費平衡的失真像不良投資和泡沫，有更糟糕的長期影響。由央行和連接到他們的其他主要金融機構創造的資金流，鼓勵了盲目投資市場的波動。通常加上央行的影響到政府法令、稅收減免、或其他獎勵令資金進入某些領域，創造了巨大的泡沫，將不可避免地爆破和帶來痛苦的後果。

儘管企圖消滅與之競爭的貨幣，技術使其無法阻止日益增加的需求被滿足，隨著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多的東西，持有政府的錢是避免納稅的方法。政府往往採取充公貴金屬或對其貿易和擁有權等嚴格法規，而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完全有效的，人們一直試圖將自己的金銀作為財富的替代儲存方式。由於這種需求，在最近幾年黃金和白銀的利用大幅增加。

貨幣最重要的發展將是那些不只是重新包裝或加速老形式，但創造全新的系統。數字化，分散化

資金系統。當我們足夠的決定，我們不希望得到扯掉任何時間越長，政府的錢球拍將被淘汰。

錢流氓是所有現代政府生存的中心。政府無論是不是在控制貨幣，或控制貨幣的人是不是在控制政府也無所謂。無論是誰控制貨幣就是控制政府，壓迫使整個流氓成為可能。當我們能自由、沒有暴力威脅地追求我們所需要的，我們將能永遠快樂。沒有地方比我們選擇的錢更真實。

III. 企業和工會

在保護我們免受公司影響的名義，大多數政府創造有利於他們作為虛構法律實體的法律框架。有些人認為監管、稅收、自由的限制以及和平的經濟活動，能減少公司的權力。在現實中，大企業支持這些政策，和控制了大量財富的人在幕後操縱。企業喜歡法規，因為它們阻礙競爭。它們支持徵稅，因為他們可以負擔得起不會被徵稅的方式。企業喜歡我們投向政府以保護免受公司的影響，因為其結果通常是保護企業免受責任。對於在過去直接擁有奴隸的超級富豪，政府令人民困在社團和稅收奴役的大種植園中。

隨著社團的興起，勞動者（和不能直接從社團政策中受益的人）正處於一個很大的劣勢。強大工會組織的形成是一個可預見的結果。每個人都有結社和言論自由。我們可以與任何我們喜歡的人見面，在我們喜歡的時間，說我們喜歡的事。作為個人，我們必須有選擇工作或在任何時候不工作，並與我們的雇主溝通我們理據的權利。然而在抵制不公義權力的過程中，企業通過政府得益，工會本身也獲得了不公義的權力。

工會沒有任何團體個人所沒有的特殊權利，但政府一直樂於迎合他們以經營選區，並使其看來像他們在關心普通民眾。工會沒有讓任何人不工作的權利。工會要求政府設立法律，允許公司購買福利時無需繳納稅款，但以那些福利來說，每個不在工會或公司工作的工人是在市場的弱勢。工人們變得更加依賴於企業和不太能退出稅收的奴役。

當你有一份「工作」時，你不是擁有它。工作是與一個人、一群人、一個組織或企業的協議。沒有人可以「奪取你的工作」。如果協議的條件變更了，該協議可能會改變或終止。工作作為一種擁有物的想法是壞政府政策的核心，都是對行使其權利的人用武的藉。正如工會成員有一個停止工作的權利，而非工會的工人有開始工作的權利。

作為自由的人，僱員和雇主必須設置他們關係的條款，如果他們不滿意，有在任何時間終止的權利。迫使我们離開有生產力關係的法律是特別殘酷的。就業稅和最低工資法使原本有利可圖的關係變成不可行或非法，因而「破壞就業」，或阻止他們被創造出來。政府逃脫了這麼多的「消滅工作」，因為從未创建工作看不見的成本仍然是看不見的，但在我們的想像力和經濟的計算中。

儘管政府已經為工會創造了特權，但他們為企業創造的更多，包括各種形式的「反罷工」的法律。一項禁止罷工的法律說：「如果你不工作，就會有後果！」，這是與強迫勞動一樣。如果政府威脅後果也正在盡可能的取去我們的收入，這是人類直接歸屬的大多數元素。但是，當人們相信他們是自由的，他們會工作得更有效率。在一個公平、健康的勞動市場，我們可以正確地定出最重要資產的價值：個人。

法團主義催生了工會主義，其結果是惡性循環，送入中央集權的口中。隨著人們投向政府，以保護他們免受企業的影響，企業變得更強大，那麼人們需要更多的保護。法團和工會主義的控制和整合力量，令聘請工人的成本上升，增加失業率。他們都阻礙了正確評價個人勞動力的必要自由。

IV. 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

現代生活取決於許多複雜的系統，挑戰我們共享資源的能力。科技開發比我們建立志願系統共享新技術恩惠的能力更快。政府已經利用了這一優勢，抓住壟斷控制許多重要的功能。他們推動了危險的想法：人是不能在沒有一個強制性的中央機關來管理這些系統。這使我們不能得到技術可以提供的最好服務。政府已經營運了基礎設施流氓這麼久，令很多人認為沒有了政府的脅迫，我們不能有電力、水利、機場、電話、鐵路、燃氣、地鐵、垃圾處理、或互聯網。所有這些功能如不涉及暴力威脅會更好，這與所有的合作努力一樣。

當有人指出，我們可以在沒有壓迫下提供我們所有的需求，典型的回應顯示政府的「解決方案」是多麼根深蒂固的快速、輕率：「但是，誰將會修建道路？」政府已經運行了道路流氓這麼久了，我們似乎看不清許多後果。對於任何壟斷，供應者對消費者有少的責任，所以我們一般得到的道路是危險的，滿是坑坑洼窪。當警察的任務是維持道路安全，他們反而使用安全為藉口，屈服於產生有依據的收入的誘惑。決定何時何地建設道路的官員基於對特殊利益的需要做出他們的決定，往往把交通和錢轉向會得到回扣的地方。道路的控制很容易讓政府壟斷公共交通，限制了消費者的選擇，而拖了新技術實施的後腿。

如果政府不補貼道路，不僅使道路更好地服務我們，但他們的成本也可以由市場來評估。新技術無法與補貼的舊技術競爭。補貼的道路使燃料技術裹足不前，並在很大程度上由汽車和天然氣工業來支持。無干擾下，社區可能已經創建了一個基於步行和騎自行車更加可持續的系統，長途行程將更側重於公共交通系統。無道路流氓，讓遊覽將更安全，更有效，和更好的適合人們的需要，不再是以政府的需要為先。

在許多地方，政府本身不經營公用事業壟斷企業，而是授權企業享受壟斷特權。這同樣發生在電力和水，以其他行業：以武力限制競爭的壟斷政策將導致服務不足以提供給用家。他們將支付更多而服務會更糟糕。無處比高度調節的市場基礎設施「」市場更有社團主義，而這正是一些最嚴重的企業濫用情況。在高需求時期，當自由市場將會增加供應來對需求作出回應，政府運行或調節的公用事業經常迫使關鍵服務實行配給。

當我們醒覺政府的深遠影響時，我們需要更多的選擇和技術。當每個人都通過太陽能電池板、風力、地熱發電，並足以獲得自由能源時，提供電力的壟斷機構是沒有用的。當互聯網成為獨立的計算機網絡，電信行業將無法從封殺競爭中獲益。當我們有會飛的汽車或無人駕駛出租車時，即使是道路流氓也有被淘汰的時候。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政府管制的影響最終會被技術呈現為不顯著。直到我們廢除政府，我們將與「讓歹徒營運我們生活的主要部分的後果」生活！

V. 的排斥和抵制

選擇我們與誰為伍擁有比我們大多數人意識到的影響要大得多。我們有社區的性質，並依賴於與他人的互動。通過關聯或與他們做生意來獎勵某人的行為是最顯著認可。獎勵人們暴力的社會得到更多的暴力。這容忍人違反互不侵犯原則的社會將激進的人統治。認為激進正常運作所必要的社會，會

以制度化的強制和獎勵那些提供它認為必要的東西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們作出個人的選擇，決定我們將如何被處置。當所有這些選擇都加起來，一個社會的偏好是明確的，它會被文化反映出來。

由於政府的宣導，許多人認為，武力威脅是改變別人行為的最好方式：「按政治家所說的去，因為我們人民叫他們這樣說，如果你不這樣做，你被鎖在牢裡是應得的」。但是，社會的任何誠實的觀察者會看到，個人關聯的後果對規範行為產生更大的影響。簡單明顯的例子是生產：人生產其他人想買的東西。經濟行為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其他人由銷售所決定的價值所影響的。

在人際關係中，我們一般選擇與使我們生活得更好的人聯繫。不幸的是，很多人不知道，這應該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決定是否與他人互動。當我們留在受虐關係中，我們是在獎勵虐待的行為，因而鼓勵了這行為。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社會的態度。您可能想要買的東西，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交易和產品本身讓你的生活更美好，但如果賣家用你的錢，對環境造成污染或支持政治家，這就需要被考慮到！一個屈服於政府受虐關係的社區會得到更多的虐待。

當人們同時因企業的行為而決定不支持，這就是所謂的抵制。銷售遠遠超過監管決定企業的行為。即使在最糟糕的法團主義，利潤動機需要有效地服務於盡可能多的人的需求。如果一個公司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它就會倒閉。政府的規管只會趕走競爭，限制了我們的消費選擇，並扼殺創新。當因為新業務的競爭被扼殺使我們的選擇有限，公司可以擺脫不良行為，尤其是當人們依靠它們來提供基本服務。我們所有作為消費者的選擇有一定影響。

信譽、推薦、社會地位、和現有的客戶滿意度可以是決定是否與別人交往的因素，但購買昂貴物品或醫療服務的時候，我們經常會尋求正式批准或認可的專家。雖然政府永遠不會完全壟斷這個最重要的功能，許多人試圖成為發牌流氓。授權聽起來不錯，因為我們都希望可靠的服務和合格的人，但是這就是為什麼它是不必要的。這不是什麼錯跟一組說，如果你不符合他們的標準，他們不會保證你。但是當政府這樣做，它不僅經費是由稅收而來，它帶有武力的威脅。這意味著，政府根據它們的提倡者的意願決定允許誰做生意。這也可作為徵稅的另一種形式，因為獲得許可證往往是昂貴的。當判斷是否跟一個人做生意，很少是單看政府的批准就足夠。事實上，政府許可通常是很不可靠的，即使標準是合適的，但這不能被信任。

我們沒有權利把票投給一個政治家去聘請一位執法人員來威脅人或罰款（盜竊）懲罰他們做我們不喜歡的事情。當別人做了我們不喜歡的事情（如果他們沒有侵犯他人的權利）我們的唯一權利是走開。即使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有人侵犯他人的權利，走開，完全解除關聯，並鼓勵其他人做同樣的事情，遠遠比暴力更有效。當所有在一個社區的人跟同一個人解除關聯，結果就是排斥。這可能是跟地理有或沒有關係，但一個人不需要從一個區域被排出才能有效被切斷和隔離。

在極端暴力和危險的個人的情況下，排斥可能是不夠的，但通過和平地集中資源解決這一問題，將遠遠超過以此為藉口用徵稅來懲罰整個社會更加有效。我們有一種與生俱來處罰的本能，但正義不被另外一個不正義服務。小心選擇向誰互動將和平、高效、和道德地實現政府調控的既定目標。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都在實現一個更自由和公正世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作出的每一個選擇是我們價值觀的體現。這個人人表達自己喜好來決定社會標準強大的過程只可能是由政府來扼殺。

VI. 一切都是經濟學

當經濟學的原則只適用於可以用數字進行估值的東西時，我們錯過了最重要的教訓。我們傾向於認為經濟是「有東西做與錢」，但很多價值的交易沒有出現在所有被統計的數字上。每個人的互動可以更好地理解為經濟交流。我們可能會認為這貶低了人際關係，但這實際上是被提升了。

在什麼是經濟學和什麼不是經濟學之間繪製一條隨意的線，限制了對「我們是多麼富有」的了解，使我們不能正確理解我們與朋友、家人和親人之間最重要的關係。我們並不需要為了有大價值有的交易而要紙或數字的關係。即使在簡單的交談中，我們交換我們的時間、精力、思想和注意力。每一個自願的互動是因為參與的人認為這有利於他們。所有自願的互動是經濟交易。難道婚姻不是我們最寶貴的時間、愛和親情資產的自願交易？

當我們隨意分開什麼是和什麼不是經濟學，我們貶低了那些我們所排除的價值。假裝這些原則並不在某些情況下適用，鼓勵了基於誤解和不準確的評估帶來的不理智的行為。這也為操控制造了缺口。現行測量價值的系統，排除了削弱系統的關係，並提升了經濟容易出現政府操縱的那一部分。通過擴大我們的經濟觀念，我們可以看到在生命中政府絕不能碰更大的價值，當涉及到人類經驗真正的總和，政府真的是多麼的微不足道。

7. 其他破壞性流氓

1. 教育制度

為下一代提供技能生存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當政府接管教育，幼小的心靈受到影響。教育流氓的剝削是特別凶狠，因為錯誤教育或教育不足孩子會削弱他們的未來。幼小的心靈自然地吸收信息，

並尋求令他們幸福和繁榮的最重要技能。威脅青少年以確保服從會扼殺思想自由，並教導政府的方式：接受武力的統治。

政府一直有翹曲幼小心靈的動機，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隨著複雜社會的興起，政府不得不強迫孩子進入教室，有時被簡稱為「墓地座位」。這是一個適當的用詞，因為強制教育殺死每個孩子充滿活力個性的一部分。在工業時代，政府需要有特定技能聽話的工人。強制教育把政府的價值灌輸給兒童。很容易便能說服年輕人加入軍隊並殺死陌生的人，如果他們已經被「調教」認為這是光榮的。政府還受益於能夠使學生接觸不了一定的知識。

當政府控制教育，人們越來越依賴於體制工作，因為他們不太能夠獨立生活。控制教育的政府決不會教導我們要我們的權利站起來為。一個負責兒童心思發展會教他們應想什麼，而不是如何去思考。一個彈以控制我們知道和不知道甚麼的政府，可以控制我們能做什麼。公立學校將永遠不會教盲目效忠的替代。政府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深刻的，並且每一代在加劇。

儘管政府控制學校（無論是通過法例或完全控制）總是妨礙學習，然而重要的是把教育作為一個更廣泛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像花一樣在行人道上的裂縫越來越大，甚至有人的教育是徹底被控制，不能阻止它蓬勃發展。特別是現在，隨著更容易連上互聯網，孩子們能教育自己。在許多地方，父母都反對強迫教育而進行持續反抗。最想要的是最適合自己孩子的，並尋求像家庭學校、民辦學校、以及各種形式的自導學習的替代品。擔憂相信孩子對政府的思想，並在網上比「教育」的精神監獄學得更多都前所未有地在探索替代品。幼小的心靈通過好奇心的放任和激情的刺激吸收信息比強迫要好得多。

II. 醫療保健

作為喚起強烈情感的基本服務，醫療保健引入政府干預。現代醫學已經使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成為可能，但許多挽救生命的程序仍然非常昂貴。在新技術的自然發展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價格開始由高位回落。可悲的是，富裕國家的政府監管一直使價格高昂，令這麼多挽救生命的技術對在貧窮國家的人來說仍然是遙不可及。效率不只是關於經濟生產力擁有更多東西而言。這也意味著拯救生命。

即使我們有一個醫療服務的非暴力市場，一些先進的挽救生命技術，將繼續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大貴了。幸運的是，有必要對這些服務的性質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在市場上已提供：保險。這意味著現在不需要服務的人們可以買保險，集中他們的資源。當他們需要昂貴的服務，過提供風險池服務賺錢的保險公司，會為你支付。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但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方式，讓窮人獲得他們可能永遠都無法單獨負擔得起的治療機會。

不幸的是，許多保險公司最終與作為最好的政府倡者享有相同的特權。這樣就通過限制選擇降低了向消費者的問責，往往造成拒絕承認保障範圍和醫院給那破產的家庭開賬單。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接管了醫療保險行業的唯一供應商。這可能對幫助窮人中的窮人有暫時的效果，但最終還是傷害了大家，較難得到照顧或這麼多的資源被低效轉移投入到醫療行業，使其他經濟領域受到影響。

我們都希望得到保證——我們得到的醫療服務是安全的。這種需求是足以驅動大量的資源用於安全和治療的一致性。許多政府利用我們擔心醫療悲劇而接管這個重要的市場功能。需要許可證來提供治療、批准銷售藥品、並服從醫療保健支付方式的規定。當政府需要有許可證，政府迫使人們達到他們的標準，這往往扼殺了創新。這標準是沒有意義的，但因為人們信任政府，他們接受由政府批准的人來治療。最恐怖的故事就是如此發生的，而不是因為人在沒有執照下工作。凡政府控制藥品安全時，結果是驚人的：成千上萬的人因為政府批准的藥物而死亡，數百萬人已經死了，而拯救生命的藥物則留逐出市場。醫療行業的政府管制，對價格、實用性、安全性和客戶滿意度有著跟在其他任何行業相同的災難性影響。

III. 福利

我們的一個自然的高貴元素是我們的願望去幫助不幸的人。作為人類大家庭的成員，我們希望看到彼此成功。看到別人受苦使任何有同情心的傷心。政府喜歡利用這一點，當有能力從每個人竊取並以宣導控制對話，很容易說服他們想從富人身上偷取來分給窮人。在現實中，大多數的政府福利計劃以確立政府的方式從工人階級偷取來分給窮人，使其能夠繼續從每個人偷取給超級富豪。

人民支持政府的福利計劃，因為他們喜歡直接的影響。問題是他們沒有看到大局和隱藏的後果。天真地認為我們可以簡單地選出政治家和信任他們，以解決貧困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政府一直是創造財富差距的主要工具。如果我們要實現一個合理的目標，採用脅迫通常會導致與我們所希望的結果相反。福利的扭曲激勵機制導致扭曲的行為，就像對把重大決策建於取得福利的資格。這對最終創造巨大依賴階層的人的福利計劃是真的，賴階層的人總是會投票給更多的脅迫。福利把接受者變成政府的辯護，他們會推動系統一直保持下去，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最佳利益。

在打著「對抗貧困」，各國政府創建龐大而複雜的官僚機構來控制住房資源和操縱勞動力市場，迫使人們進入糟糕的就業崗位。政府把盜取來的錢，投放到無投標的任何可以讓我們相信它們會幫助窮人的合同。如果是真正關心幫助窮人的人，指揮著這些資源，資源會更有效的被利用。

在認識到福利項目的破壞性呈現出了另一個問題：我們如何逐步取消這些計劃，而無需從那麼多依靠福利的人下面拉地毯呢？答案很簡單：恢復受影響人的社區的力量。這可能並不容易，但我們都變得更好時，和平解決方案會取代暴力的人。它也必須移除扼殺向上流動和自給自足的經濟障礙，如最低工資的法律、使人們無法從一無所有開始新業務的法規、或一些地方使在路邊銷售商品是非法的法律。

儘管政府拿去了這麼多，多數社會還是有很大的能力來幫助窮人。從政府拿錢沒有什麼錯。花在福利的金錢就不能被暴力花。非暴力的解決方案總是比暴力的更有效。當我們選擇幫助窮人，這比政府拿走我們的錢來「給窮人」更有效。我們可以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文化來提升使至少我們中間沒有脅迫。我們可以有同情心地幫助有需要的人而不使用武力。

IV. 禁令

自從我們知道怎樣做以來，人就用藥物來控制他們的思想。我們這樣做的原因有很多，從娛樂性的高潮、性能改善、以致社交的增加。在任何情況下，只有心靈的主人決定什麼應該進去。有一種人的傾向，想控制我們周圍的人的頭腦，以確保在我們的社會沒有人對他人帶來威脅或不夠努力地支持他們周圍的人。政府以各種政策利用這傾向，其中一些旨在使我們成為更有生產力的納稅人，但所有這些都成為特殊利益。任何物質的禁止的前提理念是，你的身體是政府的財產，你沒有決定什麼能進入身體的權利。藏有永不是犯罪。

禁止流氓在現今政府非常突出，因為有很多的受益者。在大多數地方，酒精是主要的娛樂性藥物。它背後的行業花足夠的錢，來把錢給強化錯誤假設、錯誤邏輯、不道德地執法、以及完全說謊的政治家，使競爭遠離。在大麻禁令下（以及其它多種天然治療屬性的藥物），醫藥行業具有巨大的激勵，使更便宜的（有時是免費），並更多有效的藥物為非法。保持藥物遠離想要它們的人是不可能的，無盡的任務「需要」大量的資源被轉移到警察和那些差使他們的人。這些團體都有支持禁令的利益，許多都對欺騙公眾或僱用政治家為他們欺騙公眾沒有問題。

禁止政策一旦頒布，就會非常快地成為根深蒂固的，不僅僅是因為金錢獎勵，而且還因為它是一個簡單的流氓來維護。人民將永遠用藥。執法是社會可以容忍的事，唯一真正的試驗是執法者的良知。真正的犯罪需要有受害者，但禁止基於稱呼無受害人的行為是犯罪，使警方有藉口犧牲自己的道德。一旦有臨界質量的執法人員擁有社會上公認的執法政策，沒有什麼可阻止他們於受害者上種植藥物，使它很容易令禁令保持有盈利。

在毒品戰爭的一個假設是，有些藥物是非法的，因為他們是危險或不健康的。換句話說，因為嗑藥可能毀掉你的生活，如果你嗑藥被抓到，政府會毀了你的生活。在許多地方，有助於生產力的最常見藥物是允許的。如果一種藥物是不得人心到一個可以被妖魔化的地步，但普遍得足以使禁止它是有利可圖的，它可能會被定為非法。

一定程度下，藥物使用是一個真實的問題，沒有什麼使得它比上膛用槍指向每個參與者更糟。這推動了地下市場發展，造成暴力和吸毒成癮的新問題。無法控制藥物的使用的人們都不太能夠得到幫助。這也推動了對於癮君子的價格上漲，導至財政赤貧。有些人會說，禁令是徒勞的，因為它並沒有實現其既定目標，而且許多國家的政府甚至不能將毒品排除於監獄外。他們缺少了這一點：禁止完全按照預期的行得通，及這是一個非常有利可圖的流氓。

V. 環境保護

對人類來說沒有比那些對地球上所有生命必不可少的更寶貴的資源。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呼吸空氣、喝水、從地球獲得養料、並投入使用自然資源的所有方式的權利，只要我們不阻礙其他人獲得這些資源。我們完全有能力保護環境，同時尊重這些權利，而不用訴諸政府的強制。使用暴力往往會使結果跟所希望的相反。利用政府保護環境已經導致大量的污染、資源浪費，並且無數的生命受破壞。

當政府被信任有保護環境的責任，這不會改變政府的性質。這些保護費流氓保護環境的唯一動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信譽，以在更重要的方面有利於它們的特殊利益。可以的話，它們會很樂意犧牲使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的環境。甚至當他們真正的意圖是正當的保護，還是人民強烈要求下的嘗試，這些暴力的機構都不是很有效的。

政府不能有效地保護環境，因為為了生存，它們必須強加產權的扭曲看法。因為政府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他們的提倡者並且對法院壟斷，他們的法院幾乎從未為個人免受污染之害申張正義。社團主義的政策盡可能的在各個層面中除去問責。對「政府所有的」土地尤其如此，這些土地也是租來的，嚴重地被沒有正當地擁有它的人破壞。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通過使用自然資源聲稱它們是我們的，我們有權利聲稱擁有一塊沒有被投入使用的土地。政府依靠隨意聲稱擁有土地的能力，它們擴大了虛假有權到自己喜歡的公民。能夠聲稱擁有一塊土地是一個基本人權，使一個家庭具有生產力。目前，在大多數國家的政府統治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有錢或合適關係的人被允許豎起圍欄（包括真實與虛擬的）圍繞大規模的土

地。當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權利使用土地，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將符合利益來維護它的價值。當我們要求對產權應有的尊重，以及介定何謂合理使用環境資源的一致的標準，我們將杜絕政府鼓勵的揮霍和破壞。

相同的基本原則也適用於稀有物種和其他自然瑰寶的保護。令殺死瀕危物種非法意味著偷獵者只需要繞過一個政府。給予人最寶貴的資源的所有者權益，可能是一個廣泛分佈的所有權，是指任何人違反他們的財產必須擊敗與資源的價值相稱的安全性。政府令腐敗的人負責管理寶貴的自然資源，他們不會像那些真正重視它們的人，和知道它們的價值的專家那樣能夠保護他們。有興趣保留珍貴樹種的人們必須有動機保護它們。依靠各國政府來保護瀕危物種，就是希望我們投上一票後能忘記這個問題。當我們委託其未來這樣一個無效的系統，我們正在把我們背在他們身上。

氣候變化已成為政府一個最喜歡的藉口來加強對能源行業的控制。無論氣候變化是多麼大的一個問題，它並不能解釋更具強制性的控制。無論人類面對什麼挑戰，我們將能以合作更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已進行對環境有害的人工影響天氣方式實驗。僅因為它是由政府推動，否則不可能有這麼低的透明度和問責。

許多環境問題是大而複雜的，所以大多數人都渴望逃避責任，並相信政府保持獲得乾淨的食物、空氣和水的來源。但甚至空氣污染問題可歸結為石油、天然氣、和汽車行業的政府資助，特別是付錢修建道路。如果污染和道路的成本並沒有從架車的價格除去，我們將有一個天然的激勵去開發新技術來避免這些成本，或至少更有效地處理它們。各國政府消除了許多開發更清潔、更高效技術的自然鼓勵。

自由市場系統將提供自然資源的最好的用途和正確評價，從最小的到最珍貴的。擁有者是出比租房者更好的監護人。政府剝奪我們在地球上得到負責任的所有擁權利益的機會。通過有意識的消費主義，或必要時排斥和抵制的使用，我們都可以發揮制定利用天然資源相應標準的角色。不管我們個人關於「哪些資源是重要」的意見，以強制來保護他們只會照顧到政府提倡者的需要。

VI. 知識產權

沒有什麼比在我們頭腦所生產和持有的更有價值。每一個新的想法是過去許多創新者的成果。我們能看到和創造更多，只是因為那些推動我們前進不囤積而分享他們的想法的人。要聲稱有份於創新，並要超過我們對比起前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的貢獻，對於創意真正創造者，這是非常傲慢的要求。但政府在全世界各地已加強在呼籲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們的自我創造一切的傲慢的流氓：知識產權。阻止人們抄襲的想法和讓他們改善，並嚴重阻礙了人類的進步。

在新的想法或創意作品發展中，有合理的「知識產權」，但只是作為一個比喻。與不動產混淆這一點，我們引入了使用武力來對付思想的自由流動，各國政府在樂於接受！知識產權這個比喻可以在發展新的想法，並在研究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當想法通過行使財產權利和合同協議來保持秘密，那就是合法的。當政府使用武力對抗的想法或數據，這是一個犯罪侵犯他人的真正產權。

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知識產權」概念直接跟真正的產權違背。如果你擁有的實質的產產業，並希望複製音樂您的電腦上，在筆記本寫下別人說的東西，或者把石頭刻成一個輪子，你不會因在自己的產業上用意念再次創作而欠任何人東西。意念的創作者可以控制的想法是如何被共享的，但只有一次。在此之後，控制思想流動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政府侵犯他人的真正財產權。

關於知識產權流氓最反感的部分是如何把焦點由創新轉移到阻止創新。在一個真正自由的市場，根據定義這市場沒有以強制為基礎的知識產權，（世界已經很久沒有，直到最近）焦點在於下一個想法。如果我們要競爭並保持領先地位，我們要成為最有創意的。這意就是獎勵。我們不能說因為特定的樣式不能申請專利，所以時尚行業缺乏創新。想像一下，一個世界中，一個袖子的裁剪不能被複製。或者褲子的概念！如果只有一家公司被允許生產牛仔褲，而其他人士製造時，他們可以派警察關閉其工廠。或食物！試想一下，如果廚師無法複製的食譜時！

在今天的媒體，知識產權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看看在音樂行業權力的整合。如果每個人為創新的熱愛來製作音樂，和我們所聽的不是由電台和唱片公司決定，我們的生活能有多好？與電影一樣！我們不應該把這麼大的權力集中在任何領域中受知識產權流氓主宰的大型企業。拿走這個社團主義的優勢將根本上提高創造性的革新。

需要大量的開發成本的發明，該想法應該被允許去到那些能最有效地產生人想消費貨物的人。對於發明人，這意味著我們不能拿出一個想法、申請專利、然後坐下來收取版權費。這將為每一個人打開了領域，使之更具有競爭力。作為一個發明家來賺錢，我們必須做得夠好，人們才會想支持我們下一個想法，基本上是企業所做的，他們把最優秀的人才帶到他們的實驗室，並聲稱擁有他們的想法。集資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替代模式。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軟件開發。編寫封存方式的代碼「知識產權」（相對於開源）意味著扼殺合作。

在醫藥和醫療技術行業的情況，知識產權流氓已經有了災難性的後果。不是在開發能最好地滿足我們需求、拯救生命的藥物，而是資源被轉用於開發因人為激勵賺更多錢的藥物。生命的失去是因為市場力量令新藥的成本維持高企。

互聯網消除了這麼多的障礙可以共享理念，基使於知識產權流氓的一些商業模式不可與基於免費數據的商業模式競爭。無需為音樂、視頻、和其他一切可以被數字化建立實物分銷網絡，很容易讓任何人作為內容創建者加入競爭。希望我們受益於他們工作的內容創作者將鼓勵共享。

因為這是用武力來阻止思想的自由流動的不道德行為，作為自由人，我們必須有複製音樂、電影、文本和思想的權利。因為思想的自由流通是人類進步和幸福必不可少的，我們也有權藐視和抵制任何企圖把我們的產業以通常被稱為「的知識產權」的危險故事的名義奪去。

8. 政府與愛

I. 性別、婚姻、與家庭

我們不應該堅持我們個人的、浪漫的、和家庭關係是完全免於暴力和脅迫的。我們希望我們的關係有自由，但我們涉及與他人的關係時，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雖然很多人想幫助別人有更充實的關係，有的只是想控制別人和強加自己的價值觀。這是各國政府與法律和脅迫參與的時候。因為每一個法律都有武力威脅作為後盾，每一項法律旨在控制個人的關係，這一定會使質素下降。

當人們對他們的性或繁殖能力沒有安全感時，企圖控制他人的私人關係投射出不安全感，但真正的威脅是自己的不安全感。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的社會已經制定了性行為準則以保證生育，但以武力強加它們會一定減少滿意度。雖然這樣的法律可以鼓勵（或在一些地方阻礙）生育，但這樣做是在犧牲優質育兒。比那些為內在的滿足而生育的人，獲得財政獎勵生兒育女的人會在育兒上少一點熱心。

法律試圖控制性行為，是由暴力侵犯別人臥室的威脅後盾。如果人們參與關係或交換身心愉悅，其中既同意發生的事，干擾他們的關係是一種犯罪。這些法律無論如何一般是無法執行的。他們有比自己荒唐的既定目標更大的目的，就是允許政府設定性行為的標準，給他們另一種武器用來對付越軌的人。

正如許多人所知，婚姻是基於一個神聖誓言兩個人之間一輩子的承諾。在政府參與婚姻的流氓前，這些承諾的性質是完全由所涉及的個人和他們承諾其中一部份的宗教或社區機構所決定。在許多地方，

因為他們長大後想，當他們有糾紛他們應該用威壓來解決。

當關係演變成暴力，無論是配偶、父母和子女、或任何家庭成員之間，以武力干預可能是合理的，以保護那些無法保護自己或自行離開危險情況的人。不過，相信政府來達到這一崇高目的，往往事與願違。它迫使人們進入不健康的關係，並創建虛假的獎勵。在一些政府，一大部分官僚機構是專門負責管理家庭關係的。即使官僚的法令以武力作為後盾，導致一個可預見的後果，各國政府以此為更多管制的藉口。如果一個社會認為一個強制性管理個人關係的壟斷是可以接受的方式，這會陷入一個循環，如果不加以控制，健康關係肯定會受到破壞。當我們需要和平地與那些我們愛的人並存，以及和平地離開那些我們不愛的人，我們最神聖的關係將更加令人滿意。

II. 兒童權利

信不信由你，孩子也是人。甚至在出生之前，我們都能夠表達我們的意願，而且應該把它推崇沒有武力的干擾。家長作出各種藉口使他們的工作更容易，但最具破壞性的藉口，是否認這些兒童的基本權利，並聲稱孩子是父母的財產。一個孩子是一個人，不是一塊塊的財產。當一個孩子被尊重為一個人，這將無法接受攻擊兒童或侵犯任何方式的權利。沒有情況會削弱父母的終極負責，照顧那些還不能照顧自身的安全需要的人。像對待物業的對待孩子可能使父母的工作暫時容易一點，但它阻礙了孩子的心理發育，和定型使他們被其他權威人物像物業般對待，這就是為什麼政府鼓勵這種行為。

大多數政府圍繞孩子是父母的財產，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人，的想法創建了一個法律框架，直到他們到了一個任意年齡或獲得法律地位。這強化了權利僅僅是由權威機構予或帶走的特權的想法。雖然父母作為照顧者承擔一定的責任，他們沒有權利拒絕孩子正確表達範圍的意願。父母們沒有理由利用政府來幫助他們執行他們對孩子的假擁有權。孩子們知道會知道他們被視為財產，並往往會抵制它。最好的父母就是那些了解父母的重大責任來養育子女，並建立基於理解和尊重的關係，而不是以武力相威脅。

大多數家長的真誠願望，是確保他們的孩子接受教育，但教育行業被政府接管，導致家長有無助感。在他們以滿足教育的社會標準渴望下，他們一般都樂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給政府。因為孩子是人，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教育的歷程，不只是一些任意年齡，但從他們都能夠表達偏好的年紀開始。這確保了一個孩子心靈的最佳參與度，不斷尋求觀察、學習、並制定必要提供自己的幸福的技能。

由於我們都是通過在經年積累獲得智慧，孩子們特別能獲得。尤其是因為科技，使更小的年齡也能每天得到到信息，和家長不能再試圖以保持資訊遠離來控制他們的孩子。雖然一般人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聰明，孩子們更是這樣，社會就會調整和因此更快樂。當他們要求人的權利，孩子會得到他們，他們越早做，越快樂，我們都是。

III. 育兒的演變

當我們創建另一種生活，我們擔當了與那個體作為父母的特殊關係。同樣是真的當我們收養一個年輕的人，並擔當作為父母的責任。正如任何關係，這是由我們來決定條款。關鍵是要尊重，我們不會去決定別人的條件，我們不會強加我們的標準於別人。你可以做作為父母，最重要的是確保你和孩子的關係，尊重他們的人格。正如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人父母的，我們可以消除使用誘人的但適得其反的技巧——武力來影響我們的孩子的行為。但是，真正的尊重和培育同等的人，比不體罰他們有更多的意味。

隨著我們變得更有效率，我們為著更好的養育騰出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如果道德爭論並沒有足夠的吸引力，科學已經清楚地表明，打孩子干擾他們的大腦的健康成長。使用暴力對待兒童，會教他們暴力是解決爭端和影響他人的一種可接受方式。當父母打孩子，他們經常忘記從孩子的角度的關係的物理性質，和這可以有多嚇人。這也扭曲孩子對權力的看法。使用暴力的語言、大喊大叫、憤怒能有同樣的效果，並教孩子們同樣具破壞性的習慣。

父母應該用理性和邏輯來影響子女的決定，只有在危險時可以使用武力。這跟我們想被以成人來看待的標準是相同的。溝通需要和要求比提出要求，並且威脅後果更有效。有時候，這需要耐心，但有耐心告知和教育將節省家長處理以後非理性行為的時間。當父母說，「因為我這樣說」，他們是在調理自己的孩子服從權威和浪費最有力的機會來身教。這一原則應更廣泛地應用到我們對孩子的教育態度。家長應促進自然的學習，而不是以強迫灌輸兒童為中心。只有通過教育我們的孩子有理性和邏輯，我們才能期待他們能夠為自己著想。

雖然你沒有義務用自己的身體把未出生的孩子帶到世界來或培養一個孩子，父母享受定義一個神聖關係的特權。如果你將它定義為擁有權和支配，你會養一個將有助於奴役的孩子。有效的養育將打破暴力循環，每一代將比上一代更加充滿愛心和能力，因為我們很自然地努力成為更好的父母。

IV. 欺凌

看到政府學校試圖告訴孩子，欺凌是不可接受的，對任何明白欺凌的人來說這實在是諷刺。他們真正的意思是，政府做成的欺凌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孩子很聰明不會錯過這裡的虛偽。政府依靠控制語言。詞被重新定義或模糊化，以滿足它們的需要。任何時候當我們引入欺凌的具體定義時，就會揭示所有政府最大的欺凌。

欺負別人是試圖通過恐嚇或威脅，影響他們的態度或行為。這意味著使用一些強大武力。根據定義，沒有組織力優於政府。它所通過的每一條法律都以武力威脅來支持。可以預見的是，政府欺凌並不局限於它的「官員」和所述的目的。因為他們創造任意的權力，政府鼓勵可以使用權力對抗人民的個人發起的欺凌，像警察、官僚和政治家。

孩子們最善於通過實例學習。在操場上的惡霸通常是被他們的父母所欺負。告訴孩子政府是好的，調教他們成為惡霸。當我們投票給政治家（最好的是，管理機構欺凌，在最壞的情況，是可怕的欺負自己），但是告訴我們的孩子不要欺凌，我們發出一個明確的信息：「照我說的，不是照我做的」。這不僅會侮辱我們孩子的智力，這也是行不通的。他們知道，如果政府欺凌是不要緊的話，他們成為惡霸也沒有關係。

這將創建欺凌的大眾文化，其中關係是通過威逼和恐嚇所污染的。當它以物質型態出現時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來，而是情感的形式具有同樣的破壞性。欺凌的人情緒上，肯定有比那些尊重別人的人有遠遠不令人滿意的關係。被機構欺凌和虛偽主導的社會，必將產生更多的惡霸。

V. 種族歧視

除了種族主義本身的問題，還有就是在這樣的術語用來描述不同的東西在不同的時間以及它是如何用來扼殺公開對話的問題。我們都判斷對方，並根據有限的信息進行決策。我們開發小組和類別更加快速評估的人，並決定如何與他們進行互動。這將是一個荒謬否認現實地說，種族差異並不重要，即使是人的經驗，我們都有著普遍的特點。承認種族差異、慶祝這不同、客觀地比較、甚至用這些分歧來開玩笑沒有什麼不妥。有人會說，這些沒有越線進入「種族主義」，但模糊的定義，往往會抑制以政治正確性和欺騙性政治行動的名義公開討論。

當種族主義基於我們的判斷用於挑出人來，而不判斷作為個人的他們，這是不利的。我們可以我們喜歡的原因選擇我們聯繫，但是作為一個集體的成員，如膚淺地以種族判斷一個人，這會阻礙我們享受我們的關係的全部潛力。不幸的是，對一些人來說簡單地表達偏好是不夠的，所以他們尋求新的方式強加自己的判斷於別人，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這就是政府介入利用的「種族主義」。

使用任何關於一個人的判斷，來辯解對他們做的武力行為，這是錯誤的。種族主義恰好是一個非常普遍和最卑鄙的理由，因為它在集體當中一員的種族主義者的心中否認人的個性。我們通過種族來評價人的傾向為政府提供了另一個機會。我們需要做的是看世界地圖上，政府形成的武力集體普遍反映了種族群體。不那麼明顯的是政府通過民族主義激起種族主義。

從歷史上看，種族主義已被用作最慘重的暴行的動機。所有種族的判斷是主觀的評價，但在優勢的判斷是結合了政府擁有每個在其領土內的人的信念，並且可以暴力改造社會，大屠殺是常見的結果。無論是政府或個人自行其事、別人竊取、襲擊、或殺人是管治他們。由個人或出於種族主義小群體大規模的暴力衝突，跟種族主義戰爭或清洗同樣是錯誤的，但比起當所有的種族主義暴力是由制度化的政府而來，更容易處理。

政府利用種族主義為理由的各種政策，進一步鞏固以種族來評估人的做法。一些政府這樣做是有打算實行逆向種族主義政策，這些政策往往具有與福利一樣相同的災難性後果，而且是針對特定的種族。超級富豪特別欣賞種族主義，因為人為這建立的劃分，提供超級富豪和我們其他人之間的劃分一種分散注意力的確便利。政府利用種族主義令我們隔離並擊破。

9.真正的個人自由

1. 情緒奴隸

作為自由的、漂亮、獨立的人，除了我們生命本身最大的禮物就是感情的自由。沒有人能告訴我們應什麼思考，或者如何去感受。但這只是因為只有它是如此簡單時！我們的感情是我們如何應對世界和如何相互關聯的關鍵。如果沒有負面情緒，積極情緒幾乎是毫無意義的，但我們可以選擇想糾纏於正或負。我們無法控制我們的即時情緒反應或否認它們的存在，但這為別人提供了進行操縱的缺口。對能誰掌握自己情緒的人，別人只能在他們選擇的任何精神狀態下挑起瞬間的失誤，但很少有這樣的把握，我們大多數人遠遠達不到。

於別人身上調用情緒是一個強大的方法來控制那些允許自己被操縱的人。我們每天都在我們個人關係中看到這，而那些被情緒操縱支配的人往往是悲慘的！有時沒有刻意地做到這一點，但這跟潛意識裡做的是同樣具有破壞性。這作為溝通能力欠佳的結果經常發生。當人們感到無法正確表達自己時，他們訴諸於感性訴求或周圍的人樹立的榜樣，尤其是他們的父母。父母經常使用這種武器來對付他們的孩子，而孩子通過實例學習。要停下來和防止它竹尸一中需要的是意識，但是這需要紀律和警惕。

有效的溝通可以解決幾乎所有的人類衝突。我們經常積極地溝通，甚至不知道它。我們常常通信，使用欺騙和情緒操縱控制別人。我們對開放式的溝通猶豫，因為我們害怕被評判。有時候我們忘記了，因為我們太忙於判斷他們而忘記要聽別人的需要。我們傾向於把意見聽為攻擊和防禦。這些通信功能模式的失調加強情感的奴隸性。真正的自由意味著能夠坦誠、公開、並沒有判斷地交流。情感奴隸的語言使我們容易受到令人不滿意關係的影響。非攻擊性的溝通促進情感自由和滿足。

政府可以通過武力的直接威脅來控制我們，但效率比較低，而且創造出比情緒操縱遠遠更多的阻力。各國政府都尤其是擅長於宣導引起人民的恐懼，來控制他們自己的行為。當人們有足夠的恐懼，他們會尋求政府保護。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都擔心別人的訛判，政府還利用宣導來操縱我們對他人的期望。如果宣導給人的印象是所有其他公民都希望我們服從，我們的默認位置將是服從，而只能通過認真、理性的分析克服。任何時候，試圖控制我們的人可以用情感充滿我們的頭腦，他們可以讓我們從思維清晰，引領我們到相信推動其議程的任何不好的想法。

無論負面情緒是來自於政府、個人、或環境，使他們能夠主宰我們的思維是導致自願服從的情感奴性。當有人試圖嚇唬我們，我們不能每次都能控制我們的反應，但我們可以選擇留在情緒反應的狀態，或以自己為中心，理性地分析形勢。當我們選擇留在被選擇為我們的情緒狀態中，我們自願地被控制。通過宣稱我們的預期控制，我們可以使自己不受從個人和政府的情緒操縱。想像一下，如果沒有人屈從於政府的恐懼，這個世界將會多麼美好！沒有擔心，流氓將是不可能的。政府無法說服我們支持戰爭，或者是警察國家，或政府本身自己的構思。操作的模式會一代傳一代，但，隨著這個更廣泛的問題的意識提高，通過治療、心理健康意識、更好的溝通習慣和冥想更好的實行，這些習慣正在慢慢地改掉。

II. 健康自由

活得好沒有什麼比有健康身體中的一部分，一個健全的心更重要。我們都珍惜我們的健康，但我們相信來政府告訴我們哪些食物、藥物和化學品是安全的。政府只在要符合它們的利益時關心我們的健康。除了維持公民百依百順的願望，當涉及到健康產業時，政府通過讓公民相信它們增加權力，然後依價高者得把這種信任賣給食品、製藥和醫學行業。如果你關心你的健康得到政府批准還是不足夠。如果我們要自由，我們一定要健康。如果我們要健康，我們必須停止相信政府。

除了那些與完全食品無關的（通過收集，種植，飼養，和/或狩獵全部自己的食物），我們依靠許多間接的信息來源來確定我們食用的食品是不是安全的。我們尋求專家和機構的批准，使我們不必為我們所吃的食物做詳細的分析。這沒有什麼錯，如果我們知道該相信誰。許多私人機構檢測食品污染和細菌，這對確保世界各地的食品安全至關重要。在許多地方，政府已完全接管食品安全的服務。這

通常會導致賄賂、標準降低，監管不到位、和給不擇手段的人提供機會，利用會吃任何政府說是安全食物的人。

食品安全當局的濫用往往意味著，不安全的食品因行賄而得到批准，而健康食品生產商倒閉或被監管機構騷擾。自然、分散、或有機食品的來源被定為非法，不能或不收買政治家的生產者都被關閉。一些極端的干預措施有明顯的災難性影響，但不太明顯，更廣泛的影響可能會更糟。當食品有補貼，市場被扭曲和工業化作物變得便宜多了，把健康食品擠出市場。對沒有選擇貧困的人，只能吃補貼食品，對健康的不良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在食品行業中的一個相對較新的入侵，是與基因改造食品的生產監管（或更重要的是，保護免於責任）有關。基因改造生物（GMOs）有很大的潛力。現在，我們可以改變這麼多生物的遺傳特性，以更好地滿足我們的需求。但是，這種技術附帶了許多危險，如令食品更不安全、污染非基因改造作物、和令生態系統失去平衡。因為已經熟練彎曲政府目的的大規模公司正在追求這種技術，我們遭受這種技術的不安全副作用造成的後果，而沒有機會令生產者負責。小心的消費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但只要我們相信政府來決定什麼是安全的，我們將沒有機會反對不誠實的生產者。

當政府被用來管制藥品，很多拯救生命的藥物遠離了人，直到它們的製造商可以駕馭審批流程。許多不安全的藥物被批准，因為監管者被收買了。由於製藥業的補貼，鼓勵患者轉向使用更為有效的藥丸，但不賺錢的治療方法是有的。被保護免受問責和受支付金錢以處方藥物的醫生，會犧牲病人的健康利益。在某些情況下，醫生要為不提供特定的治療負責。疫苗可以發揮作用，但他們的巨大吸引力，常常有政府的需求、保貼、或推動。妥協「大眾健康」，以服務政府的提倡者。雖然現代醫學有其自身的優勢，並可以完成自然療法不可能做到的事，通過信任政府來監督醫療保健行業，自然療法與現代醫學之間的平衡會偏向企業利益。

現代的政府控制的生活方式，使人們在許多方面不快樂。如果不開心的感覺無法控制，它被稱為抑鬱，並影響在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人。但與許多疾病不同，抑鬱不是一種有機的現象，並且除了明顯政府讓我們不快樂的方式，也有促進抑鬱症的一些具體政策。許多政府批准的原料加工食品（污染被政府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由政府來判斷為安全的藥品會導致抑鬱。各國政府還推廣誘發抑鬱症的稅收奴隸生活方式，只能有限地得到大自然。通過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可以避免這些危險因素。

選擇是明確的：為企業利潤相信政府和犧牲自己的健康，或者為自己著想和享受健康的生活。儘管政府限制了我們的選擇，讓健康的生活更加困難和昂貴，這是一個我們仍然有很多選擇的領域。我們可以種植我們自己的食物、做一個更敏感的消費者、適當運動、吃得正確、尋求自然療法、並收集自己的水！我們可以選擇離開不健康使我們奴役的生活方式！選擇不健康並容易受到慢性疾病會讓你更加依賴於現代醫學。從長遠來看，投資於你的健康，回報是幫助避免慢性疾病。如果不能保持健康，你不就失去自由。

III. 工作自由

因為政府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他們的提倡者的需要，經常使人進入稅奴隸的就業機會，使他們苦不堪言。這是通過「教育」和宣導，也受更直接的方法如稅收、獎勵、以及阻礙創建小企業。政府還直接僱用很多人，因為這使政府有更多的控制權，使人們更加依賴。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政府就業意味著更少的人想挑戰政府的權力。政府僱員往往被好好的照顧，但他們要為所有歸因於政府不道德的行為負責。

如果你工作的一個政府，你可能做很好的工作，但要承認，你所支的人工來自於某種形式的盜竊是很重要的。政府往往接管正當的社會功能，如公共安全和慈善事業。有人能像政府工作人員提供同樣的價值，充其量有助於依賴政府。在最壞的情況，他們正作為用槍指向愛好和平人民的執行者，犯下可怕的不道德行為，或進行脅迫等行為。大多數政府僱員被簡單地餵養了納稅人的金錢和幾乎沒有價值社會。如果你為政府工作，你可能已經保證有巨大的養老金和福利。所有的這些承諾都是政府承諾由未來納稅人身上偷來。政府的養老金從長遠來看不像你所相信的可靠，特別是現在，因為許多國家政府都被革命取代或拖欠債務中。

許多人為政府工作的人，間接地這樣做，而不是作為納稅人。如果你為與政府有合同的公司工作，你可能有比直接為它工作的人更差！很多人在這個位置上準確地了解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正在反法自由的進程，犧牲自己道德來換取薪水。這可能帶有特殊待遇，但你買不到幸福，而丹缺乏合乎道德的生活，這更難得到快樂。

在大多數國家是很難，但不是不可能的，過一個誠實的生活而不為稅收犧牲你的勞動成果的一部分。我們都應該努力減少我們交的稅，以不財務上支持政府暴力。如果我們要減少我們對邪惡的貢獻，我們必須考慮我們如何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或收入來源。由於政府無法偷他們看不到的東西，他們妖魔化「沒有紀錄」或「桌子底下」工作的人。然而這品德比保證成為一個政府暴力行為贊助商的工作方式更為高尚。

有時，沒有記錄地工作為你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您可能會發現這種靈活性是值得收入減少的，但它通常會導致更多的收入，因為你可以更富有創造性。創造性引導資源是企業家精神的心臟。政府非常努力地把創意由公民中趕出，以保持我們作為稅收奴隸來工作，但很容易重新點燃和非常有意義。政府以小企業的監管障礙扼殺企業家精神，而是一個真正的企業家是不會因挑戰氣餒。

各國政府和銀行的鼓勵稅收奴隸承擔債務的方式，使他們依賴於自己的工作。很多人落入這個陷阱而入不敷出。有時，高收入者因他們的工資落入陷阱，他們為大型住宅和昂貴的汽車提取了貸款。債務使你成為一個奴隸，我們都應該避免負上不必要的鎖鏈。有時候，賺更少的錢，或者只是生活在你可負擔的水平，提供了更多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選擇如何運用自己的時候，最重要需要考慮的是工作是否與我們的價值觀一致。我們許多人犧牲了不做我們喜歡的事情來換取穩定的工作，或做滿足別人期望的事。不要屈服於這種奴役情緒。如果你不能找到一種方法，通過喜愛做的事來支持自己或你的家人，至少做一些你可以自豪的事情。當我們為眼前的物質收益犧牲我們的價值觀，我們長遠會受苦。做你自己所愛的事來堅持你的自由。

IV. 幸福帶來自由

如果我們不知道怎樣才能快樂，自由又有什麼意義呢？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有什麼好處，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或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如果我們情感上有缺陷令我們不能享受？為什麼我們很難逃脫警察、議會和總統的壓迫，如果僅僅是為了保持奴役恐懼和不安全感？我們很多人會認為自由應該帶來快樂，但這並不正確地描述這種關係。我們大多數人都明白自由和幸福的方式是倒退。幸福不是自由的結果。幸福會導致自由！

難道我們需要自由才能快樂？肯定不是！幸福不是追求、捕捉、被打了當頭一棒、並拖回家享用，直到永永遠遠！人們經常指出的是金錢買不到幸福。金錢可以「買」幸福只到金錢不能再購買自由的點上，但即使是這樣的獨立性，還是基於外部條件的幻覺。用任何標準來說最成功的人，都跟每個人一樣容易產生痛苦和抑鬱。縱觀當今世界和抗抑鬱藥的消費，我們可以結論出財富是抑鬱的原因！即使是一個人類狀況簡單的檢查，發現幸福不是一種追求，盡可能只是選擇。

真正的精神自由是有權選擇你的心態。如果你知道的唯一快樂就是依賴於外部因素，你將仍然是一個環境的奴隸，從來沒有真正的幸福。你只可以在快樂和恐懼之間搖擺，內心深處知道如果你無法控制的情況改變，你也不會快樂。真是一個情緒奴役和脆弱的可悲狀態！原始的動物在這樣一個原始的狀態是危險地容易被操控。雖然你永遠不能控制生活呈現給你的挑戰，你可能永遠不會掌握你的獸性的反應，你的心情、你的心境都是你的選擇！這是人類意識的獨特的禮物。這是人性的大美。這是我們對愛和連通能力的基礎……因此有自由！

快樂就是簡單的改變你的心！當然，這說的一系列我們可以選擇的心理狀態。有了真正的精神自由，我們可以選擇有決心、體貼、富有同情心、耐心、愛心——但這一切之下，為什麼我們選擇了比完全滿意小一點呢？雖然它真的就是這麼簡單，就是這麼簡單，它是幸福的紀律。

情感為生存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恐懼和「戰鬥或逃跑」的反應已經挽救了無數的生命，但這種硬線的反應往往控制住演化了的大腦和阻礙我們充分利用。理性的恐懼變得焦慮和沒有安全感。失望變成抑鬱。敵意變成憤怒和仇恨。幸福的紀律把這些反應，從我們如何過生活的特意選擇分離。這是生活得好的做法。這權力從我們原始的本性所有過去的罪行釋放我們（作為個人和作為一個物種）。活得好不只是最好的報復，這是值得擁有的唯一報復！幸福是成功的最終衡量標準。但是，如果你選擇活在恐懼、失望和敵意中，並選擇不開心。。。那麼你會不高興。

我們被創造為怕死的，但你會不會理性地面對？從容？高興地？恐懼不僅使我們容易受到那些壓迫我們的人操縱，也引誘我們成為壓迫者。民主的暴政鼓勵最廣泛的參與基於恐懼的壓迫。每一個政治家調子是基於「如果你給我在你以上的權力，我可以讓你快樂，帶走你的恐懼」的一些版本。在投票時，我們不為我們自己選擇領導者，我們試圖強把我們選擇的領導人（和恐懼）加給他人。

相反，我們應該尋求成為我們自己生命的開端。那些有真正的情感自由的人沒有必要施加外部權威。在中央集權的背後製造動力的人不會快樂，真正幸福的人都不是政治的。自由運動不是政治運動。它是一種反政治運動！一個真正快樂的人可以向人類同胞呈現更好的本質，能夠與他們和平地見面和說服，並取代強制基於自我擁有權的自願關係和自治。

一個知道自己的能力作為一個自由、美麗、獨立的人絕不會說，「但是人們會想起我什麼？」一個可以在任何情況下快樂的人絕不會說，「但如果我失去了我的工作？」一個曉得自律的人絕不會說，

心會可憐他們，並尋求與那些缺乏愛的人分享喜悅。我們不應該「打擊」壓迫，或是為解放「奮鬥」，而是賦予權力給那些屈服於精神奴役的人。

對暴政的最有力的武器拒絕屈服於操縱。如果我們想成為真理的勇士、正義的士兵和自由的冠軍，首先要獲得幸福的紀律和有生活在愛的巨大能力。你是自己的心靈的主人。時刻選擇你的言行舉止。永不以暴力或脅迫手段來對一位同行的人。力爭以理由活下去。微笑，因為你還活著。請記住，快樂是藐視的終極行為。

10. 自由的未來

I. 漸近線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刻地活著。我們要來到——如果不是已經在中間——一個在人類歷史關鍵的轉折點。科技始終遵循指數增長的曲線。它可能採取億萬年的逐步發展，才能到我們今天的這樣，但現在，發展迅速加快。這是真的，指數曲線從來沒有完全垂直過，而人類進步的曲線接近一點上可能也是沒有完全垂直過。這一點可說是人類的漸近線，它幾乎是在我們身上。我們生活可以通過技術來驅動的各個方面，將加速如此之快，甚至我們將無法分辨線條是不是垂直。發生在過去的幾百萬年的變化量很快將發生在以年計的基礎上。然後以每天計。然後以小時為單位。然後，我們將碰到漸近線。

科技已經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經驗。我們傾向於認為理所當然，但今天我們的生活與那些僅僅一代以前的人完全不同。在另一代人的時間裡，他們將更加完全不同。雖然都是技術發展的基本曲線，我們可以看到它跟隨計算能力的發展，這遵循著一個明確的指數曲線。總體效率、壽命、運輸能力、和我們的生活如此多的其他關鍵方面現在由這條曲線驅動。我們很快就會有比我們更聰明的電腦！有人會說，我們已經這樣做了。

這種新的人類生存的時代帶來了我們無法想像的極大的可能性和賦權的方式——現在大多數人甚至無法看到他們是如何失去權力的。政府依靠我們接受強制系統，但科技已經授權數以百萬計的人，形成更有效的志願團體。當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輕鬆地溝通時，你將如何說服別人去打仗殺陌生人？當一般人可以通過工作僅僅一年就能養家生活時，您將如何說服別人強迫福利是必要的？一旦我們已經找到了和平的方式來完成一切人曾經認為需要政府的東西，您將如何說服別人接受強迫控制？在許多方面，技術已經使政府淘汰，但這個過程即將起飛！

只是使用的技術將自動導致個人權力，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大的自由。不幸的是，政府一直都知道這一點，並試圖控制科技。他們花了大量駭人聽聞的資金，以確保他們的技術能力始終是在我們前一步。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是徒勞的，但前提是我們適當地運用科技。如果在我們完全摒棄國家主義之前碰到漸近線，我們有這項技術被用於破壞性目的的風險。我們已經生活在核毀滅的陰影下，但更危險的技術是在地平線上。

所有的技術是從根本上是給予自主權的。唯一的問題是給誰和什麼末端。攝像機氾濫是可怕的，當政府利用它們來監視公民，但當它提供了新的工具來問責和用於阻止真正的罪犯，這是令人興奮的。在我們的身體上的識別芯片是可怕的，如果政府利用它們來削減我們，但如果用於控制我們身邊的科技，這是給予自主權的。在我們大腦的電腦是可怕的，如果政府間諜機構可以讀懂我們的思想，但他們也有潛力可以使我們足夠聰明而不需要政府！

你可能會認為，這一切令人興奮的的聲音，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活著看到。幸運的是，醫療技術也被計算能力驅動，因此驅動壽命。如果你今天還年輕健康，你達到100歲的時候，我們將有可能想出治愈所有100歲導致死亡的疾病！也許你200歲的時候，我們就會想出治愈所有使200歲年輕人死亡的疾病！人的平均壽命在不斷提高，跟技術發展相一致，並永遠地擊敗年老，我們只需捱到到預期壽命每年增加超過一年的那天。這可能是比你想像的更快！

我們可以看到地平線上的一些技術，並預測其影響。加密電子貨幣或其他分散的數字貨幣將令政府的錢無關重要。自駕駛汽車將來到，但相比在我們個人交通概念上不可避免的躍進——無人機飛行出租車都是可能——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也許我們會有一個豪華艙上，我們可以下拉電纜隨意召喚的小直升機。無人機已經顯示出巨大的潛力——至少當政府停止使用它們殺人，反而讓他們送食物來。3D打印將很快容許在家生產複雜的東西，我們可能很快就可以現在享受的水、空氣，電和數據的方式有金屬和塑料。想像一下，當3D分子打印機是細小得像指頭並可以我們的大腦中控制時，我們將能夠做什麼！看來個人能源獨立，現在不可避免的。當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後院打印火箭船，會發生什麼事？

好像我們正在爭奪最愚蠢的東西，而人類的經驗正在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不只是在一個下沉的船重新安排甲板上的椅子上，我們正在推擠人離開救生艇！當我們接近漸近線，重要的是，我們走到了一起在和平與和諧下為好處利用技術增加能力。關鍵是要傳播意識、能力和自由的消息。我們可能無法改變人類的命運，但我們會享受塑造這個美麗的過程，而不只是去湊湊熱鬧。

II. 互聯網的影響

幫助我們帶來自願社會最重要的現代技術，已經是百花齊放：互聯網。很多人將其形容為革命的時候，互聯網永遠改變了我們的溝通、購物、導航方式、以及研究——這這只是僅僅是開始！互聯網仍處於起步階段和快速發展中。社會剛剛開始感受到它的影響。政府了解互聯網的威脅，並嘗試來控制它。一些大型的政府已經竭盡全力遏制其影響，但這是一場敗仗。但是，我們必須保持警惕任何企圖扼殺信息自由流通的企圖，以確保這個最強大的工具，可充分利用作為變革的積極力量。

只是作為提高生產力的工具，互聯網是一個不可阻擋的力量。我們這些有自由訪問權的想當然地認為有如此豐富的信息一應俱全，讓生活更輕鬆，在很多方面提高效率。智能手機由於連接到互聯網，甚至是我們的談話也變得更加有效，因為我們不必「爭論事實」了。比較購物已經降低了利潤空間，並使得市場更具有競爭力。當有人找出解決一個問題的方法，它可以在幾乎瞬間分享給全世界。

由互聯網創建的全局連通已經使它更難以利用我們。戰爭總是基於謊言，而政府仍然可以說謊，這是要困難得多。在被稱為公立學校的政府灌輸中心，孩子們用智能手機可以直接挑戰他們的導師。多數能上網的兒童已經知道他們可以用互聯網學得更多，而不是政府。

互聯網是導致了民族主義的崩潰。各國政府利用對本土驕傲的傾向，說服他們的人民他們的國家一切都是最好的，而政府就是原因。政府從來沒有讓事實進到好故事裡，但互聯網已經可以在引起民族自豪感對話中插入不可否認的事實。每個人都可用智能手機可以紀錄和快速檢查政客的謊言，然後分享他們的發現的事實，已經使管治困難得多。以往是很容易說謊並僥倖過關，但不是在互聯網的時代！

政府依靠媒體來控制來控制談話。這包括從保持事實遠離我們，以至扭曲壓抑不住的故事。在互聯網的時代，對話的控制權已經下放。任何人只要有一個故事要說或事實要分享可以到網上，挑戰官方的敘述。為了最大限度地從互聯網的得益，支持獨立媒體是很重要的。談話的集中控制也正在迅速地被通過社交網絡分享現象侵蝕。而現在沒有一個中央權力機構決定哪些信息是重要的。這不僅是一個新的共享價值觀和觀點，也是新的相關性過濾器。

許多大型的政府試圖控制互聯網，因為他們知道完全將其關閉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都知道互聯網的好處。它們將經常實施盡可能多的控制，而且這是很有效的因為它們能通過中央集線器控制互聯網。不久，這些類型的控件將不再行得通，因為網絡將會分散，但政府可在許多其他方毒害對話。其中一個互聯網的最重要的資產之一是它能夠在公開徵求意見的部分，捕捉公眾意見的廣泛反應。政府僱人用多個假身份整天坐在電腦後面，使我們認為例如，每個人都喜歡政府剛做了的東西。雖然各國政府都對竊取聘請垃圾郵件發送者軍隊所需的錢沒有問題，一些政府投資於「分身 ID」[□□□□□□□□□□] 以用多個假冒的身分成群結隊地參與一個談話。以任何名義使用都是詐騙，但由於政府是基於詐騙的，所以它們有興趣於這個技術上是完全合理。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在「分身 ID」[□□□□□□□□□□] 對下那些珍惜對話完整性的人有一定程度的警覺。

有時更壞，但往往對整體來說更好，網絡的匿名性使我們能夠說「在現實生活中」害怕說的事情。這樣做的治療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從支持社區受益，在互聯網出現之前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想像不到的方式來挑戰現狀而不用為說出來而擔心後果。這應該激勵我們成為更加自覺的信息吸收者。政府依靠謊言和欺騙來維持自己的流氓，但現在，我們在我們的指尖上有「真相的按鈕」！

III. 範式轉換

社會組織的目前全球範式是中央集權。中央集權是基於一個中央權力機構，以武力統治，並屈從於集體或統治階級。這即將結束，因為我們醒了，要一個基於人權、非暴力和自我擁有權新的自由模式。這從中央集權到自由範式的範式轉變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模式轉變。我們很幸運地生活在這樣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由於中央集權的模式會導致暴力、痛苦、剝削和扼殺潛能，自由模式會帶來繁榮、歡樂、和諧、和人類生存的新階段。

以前曾經有過類似的根本性轉折點。學習如何操縱火永遠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複雜語言的興起令社會本身成為可能。農業的掌握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工業革命可以置於這個規模。也許電腦和互聯網接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崛起是一個轉折點。在一千年後，回頭看可能是對人類的經驗來說，只是一個初級移動。然而，也有一些是關於模式轉變為自由的本質上的不同，因為它奠定了實現很多我們尚未開發的潛力的基礎。

對於模式轉變的發生，它必須由關鍵性多的人民所擁護。我們正在迅速接近這臨界點上，中央集權將站不住腳，不僅因為這制度是不可持續的，也是因為我們都在站起來，爭取我們的權利。這不只是一個教育過程，而且還是啟發的過程。因為他們擔心這過渡，有些人會合理化他們的奴性，儘管他們知道自由會令他們更好。如果自治是不是首先擁護和爭取的，推翻政府將不會有所幫助。這種轉變需要對什麼是自由、美麗、獨立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這種模式轉變將如何塑造社會？我們應該要求逐步廢除？現行制度的受益者應該得到補償？我們是不應該要求公義，而要容忍一些不公平？要戰戰兢兢地要求減少不公平，就是要求延續不公義。和平地拆解各國政府需要努力，但我們應該要求不低於絕對的自由。當這種模式的轉變完成後，聲稱政府是有必要的將是像斷言扁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樣可笑。所有這些轉變在發生之前似乎瘋狂和不確定，但之後它們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相關的趨勢已經表明，建立一個和平的、自願的世界，沒有政府是我們的命運。

IV. 教育、運動、及阿哥拉主義

實現一個自由的社會需要大量的教育。目前的中央集權模式已經被打入了每一政府可以觸摸到的個心靈，因為當他們相信它們的剝削是必要時剝削人民會容易得多。有很多人誰願意和渴望聽到自由的消息，但其他人需要搖動衣領，彷彿從昏迷中喚醒他們。還有那些一旦給他們偷看幕布的後面便會急切地追求自我教育的人。還有那些需要鼓勵和幫助的人。但是，對於那些堅持中央集權的人，就好像弄錯錨點的救生衣，激進主義把他們從自己的幻想區分開來。

別人的教育由自己的教育開始。要倡導自由，我們並不需要成為學術專家，但一個完整把握的消息是有用的。它有助於能有一個中央集權如何影響身邊的人的透徹了解。這不僅是研究，也是聽和觀察，以指出提升自由最直接相關的幫助。不要低估學習經濟學以了解政府破壞性後果的意義。準備好把經濟原則跟實際需要連上。我們必須盡量小心應該把什麼放進我們的大腦，好像我們的身體一樣。

教育在自由的名義下可以有很多種形式。有時候就是簡單地在中談話分享思想或在互聯網上分享重要的新聞故事。如果我們滿意這些努力，保持簡單沒有什麼不妥！事實上，單對單的對話往往是在改變別人思想的最重要因素。當然，教育包括派傳單、博客、寫書、做藝術、舉辦活動、競選政治職位、發表演講、帶著擴音器或標誌站在街角、寫信、組織上訪、塗鴉、掛海報、媒體製作、用粉筆畫出、空中文字、糾察、抗議、或只戴著一個按鈕來開始對話。

當推崇自由和教育身邊的人，忠於核心原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主張有限政府的幻想，我們是在推動有限的不公，這仍是推動不公。我們與相熟的人討論這些問題時的其中一種做法是，把政府的暴力個人化。當我們把自己代入他們在個人影響方面的位置時，這可以幫助人們了解他們所提倡的東西。他們每一次為政府提倡，他們都在暗示用某種形式的暴力來對付我們的不同意。

所有的教育都是激進主義形式的一種，因為它試圖改變現狀。在某種意義上說，所有故意行為都是激進形式的一種，但可能是定義得太廣泛而沒有用的。行動可以抓住人們的眼球，教育那些永遠不會尋求對自己教育有效方式的人。街頭劇、抗議和公民抗命有這種效果。更直接的行動，如普遍的不服從、抵制、與執法人員直接干涉、抗稅、搶奪土地、忽略貿易限制、罷工、甚至完全拒絕政府的所有元素，可以達到立竿見影的變化。盲從是輕率和魯莽的，但不服從總是深思熟慮和蓄意的。不服從是文明。服從是不文明的。

談自願社會的理想很容易，但它需要一些努力來實際創建一個自願社會。幸運的是，現在在我們身邊已經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你今天是否曾用槍或以暴力威脅過他們還是你只是啟動非強制性的互動？每當我們創建一個沒有武力、暴力、以及脅迫的關係，我們正在幫助建立一個自由的世界。當這些關係是在政府通過稅收，立法，或控制的其他方式注入的暴力以外刻意進的，我們是在實行阿哥拉主義（agorism）。

術語阿哥拉主義（agorism）源於古希臘代表一個開放市場的字，「集市」（agora）。政府試圖以「黑市場」來妖魔化阿哥拉主義者的活動，但那只是因為他們希望我們的貿易發生在他們可以控制和稅收的地方，在他們的脅迫主導的「白市場」。阿哥拉主義對可以看到它實實在在的好處的人是順其自然的。為了實現自願社會，阿哥拉主義將基本建設經濟結構，這將幫助我們戒掉自己的政府。

雖然我們可能會被華麗的積極性誘惑，但是深入到那些最接近我們一在我們的社區是最重要的人。幫助人們了解政府，以及如何避免被其剝削。開始在你的社區構建更自由的社會。如果你無法說服你的朋友和家人不要支持政府來對付你，如果你的行動讓你有麻煩，嘗試叫醒那些可能永遠不會支持你的人，這對你沒有很大好處。如果你覺得自由的信息有價值，請作為禮物分享出去。在送出更多時它的價值只會提升。

V. 本地化

由於這是我們的命運，實現自願的社會，只有兩個國家主義才能結束方式：一個暴崩或和平過渡。目前政府系統顯然是不可持續。如果我們不開始關注和正視我們的問題，我們正在走向，我們許多人依賴於非常系統的突發故障。雖然這將是很好能夠按一個按鈕，並立即結束所有強制在世界上，這樣的一個按鈕根本不存在。在推動這種按鈕肯定會使世界變得更美好，這也將帶來無法預料的後果。哪裡有革命沒有思想的演變，有一個權力真空。而不是挑起不穩定，我們應該鼓勵自治，以填補這一空白，所以我們可以有一個和平，有序過渡到一個沒有政府。要做到這一點的方法是本地化。

本地化是從上往下拆的政府，首先恢復權力到地方社區消除所有組織的脅迫，並建立基於自我所有權和通用非暴力自願社會的最終目標。在許多地方，政府提供可通過現有的分支機構和選舉進程，以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在一些地方，在中央政府只是推翻定位將是最有效的，但它必須與明確拒絕任何中央政府來完成，而不是僅僅將其替換為另一個。

本土化訴求的人誰也不太支持的自由，只是希望他們是如何支配的更大的發言權。越地方政府是，個體的更相關的聲音。在大多數國家政府的今天，即使是那些有強大的民主國家，個別選民知道他們的影響通常是忽略不計。全球呼叫本地化將團結所有政治派別的人，除了那些誰希望全球政府。

本地化具有普遍吸引力立即眾多實實在在的好處。規模較小的地方政府將不太可能發動戰爭。社會控制的政策將比那些在遙遠的首都的法令更能反映當地的文化。自然資源將被用來服務於當地社區，而不是在遠處控制的公司。

大中央政府已被證明是偉大的工具，在少數人手裡鞏固財富和執法人員的工資，以保持這種方式。本地化提供了機會，為社區回收不公正取得的財產，使之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如果將其送返回到它合法的主人是不可能的。這對於已被隔離的地特別重要，但可用於建造家園和其他生產用途。

本地化的另一種方法是一寸一寸、一條法律一條法律的打擊。如果採用這種策略，我們將繼續失去理據，在我們參與政治進程而他們笑了時，政治家拍拍我們的頭，並在我們背後拿去一英里。乞討政府給予自由，我們將無法實現一個自由的社會。我們通過要求權力立即恢復我們的社區來做到這一點。擁抱這一戰略的第一個地方將引領世界走向自由。他們將是最繁榮、最安全的。關鍵是要盡快扭轉堅固權力的趨勢。我們等待的時間越長，越難以做到。

通過練習地方主義開始本地化——建立社區和創建組織，使自己越來越少地依賴於中央政府。我們甚至可以說，本土化是必然的，只是應該如何做。如果我們忽略問題，我們可以坐下來等待崩潰了，和希望我們的政府饒了我們，在它們的暴力垂死掙扎，因為他貪戀力量。如果我們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開始實現和平過渡，這將立即產生積極的結果。這將很可能是兩者的混合，因為有些人會認為，對世界各地的抗議者的暴力鎮壓已經是政府失去控制的跡象。我們越早、越快擁抱地方主義，我們可以結束這種暴力行為，中央集權的一切暴力行為。

VI. 這是一場革命？

當我們看到政府究竟是什麼，我們都禁不住呼籲要革命，一個相對快速的變化。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的轉變不是，也不應該是一朝一夕的事。顯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革命性的。正如我們所看到，在過去革命沒有範例的改變已導致更多同樣事。在一些地方，革命是必要的。我們希望，他們將有足夠的智慧為後盾，以避免混亂、暴力、和建立新的政府。自由信息的重點不是簡單地取消所有政府，而是要廢除所有對被管治的容忍。由於信息迅速加快的步伐，從中央集權模式的轉變可能發生得比較快，但建設新社會將需要數年、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

這種轉變將不會一帆風順。各國政府在世界各地已經猛烈地鎮壓叛亂，審查關鍵信息，並把活動家消音與監禁。在一些地方比較差，在一些地方比較快。當我們看到人們在其他領域如何受益於擁抱自由的信息，將有一個連鎖效應。有可能在這個全球過程中有革命，但是這是遠遠超過任何革命。過渡到一個自由的社會的轉變，一旦由臨界點數量多的人民刻意開始後，將是一個漸進的轉折點，大於任何可被稱為革命的事情

很顯然，我們已經能夠遠遠超過作為一個物種所能實現的，但要達到我們的潛質，需要想出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唯一有價值的革命之一，是在範式的根本轉變。新的模式將要求普遍地非暴力，因而帶來政府的廢除。任何缺乏只會導致有關如何或反對使用政府武裝的人新的爭端。了解自由導致不只是一個少一些暴力和脅迫的傾向。它為基於絕對原則的正義創造了一種熱情。如果我們不拒絕每個對自由的侵犯，我們不妨承認，自由並不重要，而我們寧願像舒適的奴隸一樣生活。

如果自由的信息已經引起了在你內正義的熱情，改變你看世界的方式，這就是你個人的革命。如果您不同意此信息，那麼這革命會隨著你而死亡。好像生命本身，自由的信息是你能送出最好的禮物，每次分享都使它變得更強。如果你擁抱自由的信息，在無知、無奈、或情緒奴役的狀態下活到現在為止，這將是一個全新生活的開始。並且它現在就開始。你知道你要做什麼。

後記

如果我從整個生活所有的互動中學會了一件事，就是有人類經驗的普遍性。我們都希望能和平相處。我們都希望得到公平待遇。我們都希望能夠繁榮。我們都需要自由。我們都需要愛。我們都因中央集權受苦。政府希望我們能夠認同國民的身份，但我們不只是流氓所保護的對象。

請把這個消息作為禮物。通過行使自身的價值，你給我最大可的欣賞。請與別人分享，並用它來開始討論。我希望這激起了你的熱情。我希望你以支持我推動這些想法和傳播這個信息的努力，來表達你的欣賞。如果這本書是不完美的宣傳工具，自己寫一本吧！隨意借用這本書中的想法、語言、或者一樣的用字。請分享這個信息，並幫助建立一個自由的世界。

這本書的內容，絕對不會因任何「的知識產權」的宣稱而受到任何限制。你可以丟掉它、複製它、改寫它、批評它、散播它、燒掉屬於你的那一本、翻譯它、歪曲它、並從中獲利。我不會阻止你！但現在，你已經完成了這本書，請考慮付費來展示您的欣賞。這本書全因有您這樣的人來支持，使我們在沒有打印成本下，可以給數以百萬計的人閱讀，並可能提供所有電子格式和各種語言。如果您想具體以捐贈來推動這本書，請讓我們知道您的指定捐贈對象。如果您想批量購買印刷版，請讓我們知道您需要的數量。我可以在 forums.adamvstheman.com 討論這本書或親自通過電子郵件 adam@adamvs-

theman.com 討論。欲了解更多信息，捐贈和展示您的支持，並找出如何可以幫助傳播這信息，請訪問 adamvstheman.com/freedom。

關於作者

亞當 Kokesh 在 17 歲時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2004 年自願參加在伊拉克的戰鬥任務。這個關鍵的體驗使他明白，戰爭是一個流氓，並使他深深懷疑他最珍愛的中央集權信念。拓展至其他領域前，他因作為一個反戰抗議者成名，常常做一些其他抗議者覺得危險不敢做的事情。2010 年，他成為了一個獨立的記者 ADAM VS MAN。他數十次為自己的信念被逮捕和關進監獄。在華盛頓特區被關押期間，他開始創作自由！這本書。雖然他一直以演講、視頻和公民抗命激勵著數以百萬計的人，他對自由事業的最大貢獻在於本土化的概念，以此來克服中央集權制，實現一個自由的世界

[封底]

這幾頁中的智慧解開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潛力，建立基於和平、自我擁有權、和非暴力持久文明的力量。

你作為一個自由的、美麗的、獨立的人有不可被剝奪的權利，擁有自己！你可以用自己的身體和你勞動得來的產物來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際交往應該不受武力和強迫命令影響，只有尊重他人的權利時時，我們才可自由地行使我們的權利。政府依靠武力，而武力是說服力差劣的替代。當你學會了「不打」、「不偷」和「不殺」，這都不是，「除非你為政府工作」。政府嚇唬我們，使我們以為我們需要他們，但我們正在經過離開中央集權範式和使它們加快過時。

這本書將使你更快樂、自由和繁榮，同時幫助您塑造我們的命運。